北史卷四十至四十二列傳韓麒麟至王蕭劉芳常爽

北史卷四十

列傳第二十八

韓麒麟

程駿

李彪 孫昶

高道悅

甄琛

高聰

韓麒麟昌黎棘城人自云漢大司馬增之後也父瑚秀容平原二郡太守麒麟幼而好學美姿容善騎射景穆監國爲東曹主書文成即位賜爵漁陽男父亡在喪有禮後參征南慕容白曜軍事進攻升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曰今方圖進趣宜

示寬厚勑敵在前而便坑其衆恐三齊未易圖也白曜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悅後白曜表麒麟於房法壽對爲冀州刺史白曜攻東陽麒麟上義租六十萬斛幷攻戰器械於是軍無乏及白曜被誅麒麟停滯多年孝文時拜齊州刺史假魏昌侯在官寡於刑罰從事劉普慶說麒麟曰明公仗節方夏無所斬戮何以示威麒麟曰人不犯法何所戮乎若必須斬斷以立威名當以卿應之普慶慙懼而退麒麟以新附之人未階臺宦士人沈抑乃表請守宰有闕宜推用豪望增置吏員廣延賢哲則華族蒙榮良才獲叙懷德安土庶或在茲朝議從之太和十一年京都大饑麒麟表陳時務稔謂之太平故躬藉千畝以率百姓用能衣食滋茂禮教興行逮於中代亦崇斯業入粟者與斬敵同爵力田者與孝悌均賞寔百王之常軌爲政之所先今京師

庶不田者多游食之口三分居二蓋一夫不耕或受其饑況於今者動以萬計故頃年山東遭水而人有餒終今秋京都遇旱穀價踊貴實由農人不勸素無儲積故也伏惟陛下天縱欽明道高三五上垂覆載之澤下有凍餒之人皆由有司不爲其制長吏不恤其本自承平日久豐穰積年競相矜奢浸成侈俗故令耕者日少田者日荒穀帛聲於府庫寶貨盈於市里衣食匱於室廬服溢於路饑寒之本實在於斯愚謂凡珍玩之物皆宜禁斷吉凶之禮備爲格式令貴賤有別人歸樸素制天下男女計口受田宰司四時巡行臺使歲一案檢勤相勸課嚴加賞罰數年之中必有盈贍雖遇凶災免於流亡矣往年校比戶貫租賦輕少臣所統齊州租粟纔可給俸略無入倉雖於人爲利而不可長久脫有戎役或遭天災恐供給之方無所取濟請減絹布增益穀租年豐多積歲儉出

振所謂私人之穀寄積於官有宿積則人無荒年矣卒官遺敕其子殯以素棺事從儉約麒麟立性恭慎恒置律令於坐傍臨終之日唯有俸絹數十疋其清貧如此贈散騎常侍燕郡公謚曰康長子興宗字茂先好學有文才位祕書中散卒贈漁陽太守子子熙字元雍少自修整頗有學識爲清河王懌郎中令初子熙父以爵讓弟顯宗不受子熙成父素懷卒亦不襲及顯宗卒子熙別蒙賜爵乃以先爵讓弟仲穆兄弟友愛如此母亡居喪有禮子熙爲懌所眷遇遂關位待其畢喪後復引用及元叉害懌久不得葬子熙爲之憂悴屏居田野每言王若不得復封以禮還葬誓以終身不仕後靈太后反政以叉爲尚書令解其領軍子熙與懌中大夫劉定興學官令傅靈擢賓客張子慎伏闕上書理懌之寃極言元叉劉騰誣謂書奏靈太后乃引子熙爲中書舍人後遂割騰

棺賜叉死尋修國史建義初兼黃門尋爲正子熙清白自守不交人事又少孤爲叔顯宗所撫養及顯宗卒顯宗子伯華又幼子熙愛友等於同生長猶共居車馬資財隨其費用未嘗見於言色又上書求析階與伯華於是除伯華東太原太守及伯華在郡爲刺史元弼所辱子熙乃泣訴朝廷明帝詔遣案檢弼遂大見詰讓尒朱榮之禽葛榮送至京師莊帝欲面數之子熙以爲榮佞元凶自知必死思或不遜無宜見之尒朱榮聞而大怒請罪子熙莊帝恕而不責及邢杲起逆詔子熙慰勞杲詐降子熙信之還至樂陵杲復反子熙還坐付廷尉論以大辟怨冤免官孝武初領著作以奉冊勳封歷城縣子天平初爲侍讀除國子祭酒子熙儉素安貧常好退靜遷鄴之始百司草給兵力時以祭酒閑務止給二人或有令其陳請者子熙曰朝廷自不與祭酒兵何關韓子熙事論者高

之元象中加衛大將軍先是子熙與弟娉王氏爲妻姑之女也生二子子熙尚未婚後遂與寡嫂李氏姦合而生三子王李不穆迭相告言子熙因此慙恨遂以發疾卒遺誡不求贈謚其子不能遵奉遂至干謁武定初贈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興宗弟顯宗字茂親剛直能面折廷諍亦有才學沙門法撫三齊稱其聰悟嘗與顯宗校試抄百餘人各各讀一遍隨即復呼法撫猶有一二舛謬顯宗了無誤錯法撫歎曰貧道生平以來唯服郎耳太和初舉秀才對策甲科除著作佐郎後兼中書侍郎既定遷都顯宗上書一曰竊聞輿駕今夏若不巡三齊當幸中山竊以爲非計也何者當今徭役宜早息洛京宜速成省費則徭役可簡幷功則洛京易就願早還北京以省諸州供帳之費則南州免雜徭之煩北都息分析之歎洛京可以時就遷者僉爾如歸二曰自古聖帝必以儉約爲美亂主必以奢侈貽患仰惟先朝皆卑宮室而致力於經略故能基宇開廣業祚隆泰今洛陽基趾魏明所營取譏前代伏惟陛下損之又損之頃來北都富室競以第宅相尚今因遷徙宜申禁約令貴賤有檢無得踰制端廣衢路通利溝洫使寺署有別士庶異居永垂百世不刊之範三曰竊聞輿駕還洛陽輕將數千騎臣甚爲陛下不取也夫千金之子猶坐不垂堂況萬乘之尊富有四海乎清道而行尚恐銜縻之失況履涉山河而不加三思哉四曰竊惟陛下耳聽法音目翫墳典口對百辟心慮萬機晷昃而食夜分而寢加以孝思之至與時而深文章之業日成篇卷雖敞明所用未足爲煩然非所以嘗神養性慰無疆之祚莊周有言形有待而智無厓以有待之形役無厓之智殆矣此愚臣所不安也孝文頗納之顯宗又上言前代取士必先正名故有賢良方正

之稱今州郡貢察徒有秀孝之名而無秀孝之實而朝廷但檢其門望不復彈坐如此則可令別貢門望以叙士人何假昌秀孝之名也夫門望者是其祖父之遺烈亦何益於皇家益於時者賢才而已苟有其才雖屠釣奴虜之賤聖皇不恥以爲臣苟非其才雖三后之胤自墜於皁隸矣議者或云今世等無奇才不若取士於門此亦失矣豈可以世無周邵便廢宰相而不置哉但當校其有才長銖重者即先叙之則賢才無遺矣又曰夫帝皇所以居尊以御下者威也兆庶所以從惡以從善者法也是以有國有家必以刑法爲政生人之命於是而在有罪而罰罰必當辜則雖以捶撻薄刑而人莫敢犯有制不行人得僥倖則雖參夷之誅不足以肅檢不在嚴刑今州郡牧守邀當時之名行一切之法臺閣百官亦自太和以來未多坐盜棄市而遠近肅清由此言之止姦在於防咸以深酷爲無私以仁恕爲容盜迭相敦厲遂成風俗陛下居九重之内視人如赤子百司分萬務之要遇下如仇讎是則堯舜止一人而紲紂以千百和氣不至蓋由於此宜敕示百官以惠元元之命又曰昔周王爲犬戎所逐東遷河洛鎬京猶稱宗周以存本也光武雖曰中興寔自草創西京尚置京尹亦不廢舊今陛下光隆先業遷宅中土稽古復禮於斯爲盛按春秋之義有宗廟謂之都無謂之邑此不刊之典也況北代宗廟在焉山陵託焉王業所基聖躬所載其爲神鄉福地實亦遠矣今便同之郡國臣竊不安愚謂代京宜建畿置尹一如故事崇本重舊以光萬葉又曰伏見洛京之制居人以官位相從不依族類然官位非常有朝榮而夕悴則衣冠淪於厮豎之邑臧獲顯於膏腴之里物之顛倒或至於斯古之聖王必令四人異居者欲其業定而志專業定則不僞志

專則不淫故耳目所習不督而就父兄之教不肅而成仰惟太祖道武皇帝創基撥亂日不暇給然猶分別士庶不令雜居伎作屠沽各有攸處但不設科禁買賣任情販貴易賤錯居渾雜假令一處彈箏吹笛緩舞長歌一處嚴師苦訓誦詩講禮宣令童齔任意所從其走赴舞堂者萬數往就學館者無一此則伎作不可雜居士人不宜異處之明驗也故孔父云里仁之美孟母弘三徙之訓賢聖明誨若此之重今令伎作之家習士人風禮則百年難成令士人兒童效伎作容態則一朝可得以士人同處則禮教易興伎作雜居則風俗難改朝廷每選舉人士則校其一婚一宦以爲升降何其密也至於伎作宦塗得與膏粱華望接閑連甍何以略也今稽古建極光宅中區凡所徙居皆是公地分別伎作在於一言有何爲疑而虧盛美又曰自南僞相承竊有淮北欲擅中華之稱且以招誘邊人故僑置中州郡縣自皇風南被仍而不改凡有重名其數甚衆非所以疆域物土必也正名之謂也愚以爲可依地理舊名一皆釐革小者幷合大者分置及中州郡縣昔以戶少幷省今人口既多亦可復舊君人者以天下爲家不得有所私也故倉庫儲貯以供軍國之用至於有功德者然後加賜爰及末代乃寵之所隆賜賚無限自比以來亦爲太過在朝諸貴受祿不輕土木被綺羅僕妾厭粱肉而復厚賚屢加動以千計若分賜鰥寡贍濟寔多如不悛革豈周急不繼富之謂也又曰諸宿衛內直者宜令武官習弓矢文官諷書傳無令繕其蒲博之具以成褻狎之容徒損朝儀無益事實如此之類一宜禁止帝善之孝文曾謂顯宗及程霊虬曰著作之任國書是司卿等之文朕自委悉中省之品卿等所聞若欲取況古人班馬之徒固自遵閎若求

之當世文學之能卿等應推崔孝伯又謂顯宗曰校卿才能可居中第謂程霊蚡曰卿與顯宗復有差降可居下上顯宗曰臣才弟短淺比於崔光實爲隆渥然臣竊謂陛下貴古而賤今昔楊雄著太玄經當時不免覆甕之譚二百年外則越諸子今臣所撰雖未足光述帝載然萬祀之後仰觀祖宗巍巍之功上覩陛下明明之德亦何謝欽明於唐典慎徽於虞書帝曰假使朕不愧於虞舜卿復何如堯臣顯宗曰陛下齊蹤堯舜公卿寧非二八之儔帝曰卿爲著作僅名奉職未是良史也顯宗曰臣仰遭明時直筆無懼又不受金安眠美食此優於遷固也帝哂之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帝曾詔諸官曰近代已來高卑出身恒有常分朕意所爲可復以爲不可宜校量之李沖曰未審上古以來置官列位爲欲爲膏粱兒地爲欲並政贊時帝曰俱欲爲人沖曰若欲爲人陛下今日何爲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技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沖曰傳嚴呂望豈可以門見舉帝曰如此濟世者希曠代有一兩耳沖謂諸卿士曰適欲請救諸賢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爲援意有所懷敢不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地望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洛邑百禮惟新國之興否指此一選且以國事論之不審中祕監令之子必爲祕書郎頃來爲監令者子皆可爲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腴爲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儁出者朕亦不拘此例後爲本州中正二十一年車駕南征以顯宗爲右軍將軍府長史統軍次赭陽齊戍王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幷引蠻賊來擊軍營顯宗拒戰斬法援

首顯宗至新野帝曰何不作露布也顯宗曰臣頃見鎮南將軍王
肅獲賊二三驢馬數匹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
戎靈得摧醜虜兵寡力弱禽斬不多脫復高曳長縑虛張功捷尤
而效之其罪彌甚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帝笑曰如卿此歎誠
合著社須赭陽平定檢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
諮議參軍顯宗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進退無檢虧
我清風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奏奏免顯宗官詔以白衣守
諮議展其後效顯宗既失意遇信向洛乃爲五言詩贈御史中尉
李虔以申憤結二十三年卒顯宗攝馮氏燕志孝友傳各十卷景
明初追赭陽勳賜爵武男子伯華襲
程駿字驎駒本廣平曲安人也六世祖良晉都水使者坐事流涼
州祖父肇呂光人部尚書駿少孤貧居喪以孝稱師事劉延明性
機敏好學晝夜無倦延明謂門人曰舉一隅而以三隅反者此子
亞之也駿白延明曰今名教之儒咸謂老莊其言虛誕不切實要
不可以經世駿爲不然夫老子著抱一之言莊生申性本之旨若
斯者可謂至順矣人若乖一則煩僞生爽性則沖真喪延明曰卿
年尚幼言若老成美哉由是聲譽益播泪渠牧犍擢爲東宮侍講
太延五年涼州平遷于京師爲司徒崔浩所知文成踐阼爲著作
郎皇興中除高密太守尚書李敷奏駿實史才方申直筆請留之
書奏從之獻文屢引駿與論易老義顧謂羣臣曰朕與此人言意
甚開暢問駿年對曰六十一帝曰昔太公老而遭文王卿今遇朕
豈非早也駿曰臣雖才謝呂望陛下尊過西伯覬天假餘年竭六
韜之效延興末高麗王璉求納女於掖庭假駿散騎常侍賜爵安
豐男持節如高麗迎女駿至平壤城或勸璉曰魏昔與燕婚旣而

伐之由行人具其夷嶮故也今若送女恐不異於馮氏璉遂謬言女喪駿與璉往復經年責璉以義方璉不勝其忿遂斷駿從者酒食欲逼辱之憚而不敢害會獻文崩乃還拜祕書令初遷神主於太廟有司奏舊事廟中執事官例皆賜爵令宜依舊詔百寮評議羣臣咸以爲宜依舊事駿獨以爲不可表曰臣聞名器爲帝王所貴山河爲區夏之重是以漢祖有約非功不侯未見預事於宗廟而獲賞於疆土雖復帝王制作弗相沿襲然一時恩澤豈足爲長世之軌乎書奏從之文明太后謂羣臣曰言事固當正直而準古典安可依附暫時舊事乎賜駿衣一襲帛二百匹又詔曰駿歷官清慎言事每愜門無挾貨之賓室有懷道之士可賜帛六百匹旌其儉德駿悉散之親舊性介直不競時榮太和九年正月病篤遺命曰吾存尚儉薄豈可沒爲奢厚哉昔王孫裸葬有感而然士安籧篨頗亦矯厲可斂以時服明器從古初駿病甚孝文文明太后遣使者更問其疾敕侍御師徐謇診視賜以湯藥臨終詔以少子公稱爲中散從子靈虯爲著作佐郎及卒孝文文明太后傷惜之賜東園祕器朝服一稱帛三百匹贈兗州刺史曲安侯謚曰憲所作文章自有集錄

李彪字道固頓丘衛國人也孝文賜名焉家寒微少孤貧有大志好學不倦初受業於長樂監伯陽伯陽稱美之晚與漁陽高悅北平陽尼等將隱名山不果而罷悅兄閭博學高才家富典籍彪遂於悅家手抄口誦不暇寢食既而還鄉里平原王陸叡年將弱冠雅有志業娶東徐州刺史博陵崔鑒女路由冀相聞彪名而詣之修師友之禮稱之州郡遂舉孝廉至京師館而受業焉高閭稱之朝貴李沖禮之甚厚彪深宗附之孝文初爲中書教學博士後假

散騎常侍衛國子使於齊遷祕書丞參著作事自成帝以來至於
太和崔浩高允著述國書編年序錄爲春秋體遺落時事彪與祕
書令高祐始奏從遷固體創爲記傳表志之目焉彪又表上封事
七條曰古先哲王之爲制也自天子以至公卿下及抱關擊柝其
宮室車服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夫然故上下序而
人志定今時浮華相競情無常守大爲消功之物巨制費力之事
豈不謬哉夫消功者錦繡彫文是也費力者廣宅高宇壯制麗飾
是也其妨男業害女工者可勝言哉漢文時賈誼上疏云今之王
政可爲長太息者六此即是其一也夫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故越
王好勇而士多輕死楚王好廋而國有饑人今二聖躬行儉素詔
令殷勤而百姓之奢猶未革者豈楚越之人易變如彼大魏之士
難化如此此蓋朝制不宣人未見德使之然耳臣愚以爲第宅車
服自百官以下至於庶人宜爲其等制使貴不通賤卑不僭高不
可以稱其侈意用違經典其二曰易稱王器者莫若長子傳曰太
子奉冢嫡之粢盛然則祭無主則宗廟無所饗冢嫡廢則神器無
所傳聖賢知其如此故垂誥以爲長世之法昔姬王得斯道也故
恢崇儒術以訓世嫡世嫡於是乎習成懿德用大協於黎蒸是以
世統黎元載祀八百逮嬴氏之君於秦也弗以義方教厥冢子冢
子於是習成兇德肆虐以臨黔首是以饗年不永二世而亡亡之
與興道在於師傅故禮云冢子生因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
端冕見於南郊明冢嫡之重見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明孝
敬之道也然古之太子自爲赤子而教固以行矣此則遠世之鏡
也高宗文成皇帝慨少時師不勤教嘗謂羣臣曰朕始學之日年
尚幼沖情未能專既臨萬機不遑溫習今而思之豈非唯予之咎

抑師傅之不勤尚書李訢免冠而謝此則近日之可鑒也伏惟太
皇太后翼賛高宗訓成顯祖使巍巍之功邈乎前王陛下幼蒙鞠
誨聖敬日躋及儲宮誕育復親撫誥日省月課實勞神慮今誠宜
準古立師傅以詔導太子詔導正則太子正太子正則皇家慶皇
家慶則人事幸甚夫其三曰記云國無三年之儲謂國非其國光
武以一畝不實罪及牧守聖人之憂世重穀殷勤如彼明君之恤
人勸農相切若此頃年山東饑去歲京師儉內外人庶出入就豐
既廢營產疲困乃加又於國體實有虛損若先多積穀安而給之
豈有驅督老弱糊口千里之外以今況古誠可懼也臣以爲宜析
州郡常調九分之二京都庶支歲用之餘各立官司年豐糴積於
倉時儉則加私之二糶之於人如此人必事田以買官絹又務貯
財以取官粟年登則常積歲凶則五倍又別立農官取州郡戶十
分之一以爲屯人相水陸之宜料頃畝之數以贓贖雜物餘財市
牛科給令其肆力一夫之田歲責六十斛甄其正課幷征戍雜役
行此二事數年之中則穀積而人足雖災不害臣又聞前代明王
皆務懷遠人禮賢引滯故漢高過趙求樂毅之胄晉武廓定旌吳
蜀之彥臣謂宜於河表七州人中擢其門才引令赴闕依中州官
比隨能序之一可以廣聖朝均新舊之義二可以懷江漢歸有道
之情其四曰漢制舊斷獄報重盡季冬至孝章時改盡十月以育
三微後歲旱論者以不十月斷獄陰氣微陽氣泄之故致旱事下
公卿尚書陳寵曰冬至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射于芸荔之應周
以爲春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雞乳殷以爲春十三月陽氣已至
蟄蟲皆震夏以爲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統三統之月斷獄流血是
不稽天意也章帝善其言率以十月斷令京都及四方斷獄報重

常竟季冬不推三正以育三微寬宥之惓每過於昔遵之典憲猶或闕然今豈所謂助陽發生垂奉徵之仁也誠宜遠稽周典近採漢志天下斷獄起自初秋盡於孟冬不於三統之春行斬絞之刑如此則道協幽顯仁垂後昆矣其五曰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之不廉乃曰簠簋不飾此君之所以禮貴臣不明言其過也臣有大譴則白冠髦纓盤水加劒造室而請死此臣之所以知罪而不敢逃刑也聖朝寘遇大臣禮崇古典自太和降有負罪當陷大辟者多得歸第自盡遣之日深垂隱愍言發悽淚百官莫不見四海莫不聞誠足以感將死之心慰戚屬之情然恩發於衷未著永制此愚臣所以敢陳末見昔漢文時人有告丞相勃謀反者逮繫長安獄頓辱之與早隸同賈誼乃上書極陳君臣之義不宜如是夫貴臣者天子爲其改容而體貌之吏人爲其俯伏而敬

之其有罪過廢之可也賜之死可也若束縛之輸之司寇榜笞之小吏詈罵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及將刑也臣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天子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孝文深納其言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至孝武時稍復下獄良由孝文行之當時不爲永制故耳今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之時安可陳瞽言於朝且恐萬世之後繼體之主有若漢武之事焉得行愚當時不著長世之制乎其六曰孝經稱父子之道天性蓋明一體而同氣可共而不可離者也及其有罪不相及者乃君上之厚恩也而無情之人父兄繫獄子弟無慘惕之容子弟即刑父兄無慨悒之色宴安榮位游從自若車馬仍華衣冠猶飾寧是同體共氣分憂均戚之理也臣愚以爲父兄有犯宜令子弟素服肉袒詣闕請罪子弟有坐宜令父兄露板引咎乞解所司若

職任必要不宜許者慰勉留之如此足以敦厲凡薄使人知有所
恥矣其七曰禮云臣有大喪君三年不呼其門此聖人緣情制禮
以終孝子之情也周季陵夷喪禮稍亡是以要經即戎素冠作刺
逮乎虐秦始皆泯矣漢初軍旅屢興未能遵古至宣帝時人當從
軍屯者遭大父母父母死未滿三月皆弗徭役其朝臣喪制未有
定聞至後漢元初中大臣有重憂始得去官終服暨魏武孫劉之
世日尋干戈前世禮制復廢不行晉時鴻臚鄭默喪親固請終服
武帝感其孝誠遂著令以爲常聖魏之初撥亂反正未遑建終喪
之制今四方無虞百姓安逸誠是孝慈道洽禮教興行之日也然
愚臣所懷竊有未盡伏見朝臣丁大憂者假滿赴職衣錦乘軒從
郊廟之祀鳴玉垂綏同節慶之讌傷人子之道虧天地之經愚謂
如有遭父母喪者皆得終服若無其人有曠官者則優旨慰喻起
令視事但綜理所司出納敷奏而已國之吉慶一無預其罣戎
之警墨縗從役雖愆於禮事所宜行也帝覽而善之尋皆施行彪
勸奬勤能特遷祕書令以參議律令之勤賜帛五百匹馬一匹牛
二頭其年加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齊遣其主客郎劉繪接對幷
設酺樂彪辭樂及坐彪曰向辭樂者卿或未相體我皇孝性自天
剛辯之才頗堪時用兼優吏職載宣朝美若不賞庸叙績將何以
追慕罔極故有今者罷除之議去三月晦朝臣始除縗麻猶以素
服從事裴謝在北固應具此今辭樂想卿無怪繪答言請問魏朝
喪禮竟何所依彪曰高宗三年孝文踰月今聖上追鞠育之深恩
感慈訓之厚德報於殷漢之間可謂得禮之變繪復問若欲遵古
何不終三年彪曰萬機不可久曠故割至慕俯從羣議服變不異

三年而限同一期可謂失禮繪言汰哉叔氏專以禮許人彪曰聖朝自爲曠代之制何關許人繪言百官總已聽於冢宰萬機何慮於曠彪曰五帝之臣臣不若君故君親攬其事三王君臣智等故共理機務主上親攬蓋遠軌軒唐彪將還齊主親謂彪曰卿前使還日賦阮詩云但願長閑暇後歲復來游果如今日卿此還也復有來理否彪答請重賦阮詩曰宴衍清都中一去永矣哉齊主謂然曰清都可爾一去何事觀卿此言似成長闊朕當以殊禮相送遂親至琅邪城登山臨水命羣臣賦詩以送別其見重如此彪前後六度銜命南人奇其謇博後爲御史中尉領著作郎彪既爲孝文所寵性又剛直遂多劾糾遠近畏之豪右屏氣帝常呼爲李生從容謂羣臣曰吾之有李生猶漢之有汲黯後除散騎常侍領御史中尉解著作事帝宴羣臣於流化池謂僕射李沖曰崔光之博李彪之直是我國得賢之基車駕南伐彪兼度支尚書與僕射李沖任城王澄等參理留臺事彪素性剛豪與沖等意議乖異遂形於聲色殊無降下之心沖積其前後罪過乃於尚書省禁止彪上表曰案臣彪昔於凡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綢繆恩眷繩直憲臺加金璫右珥蟬冕東省宜感恩厲節忠以報德而竊名忝職身爲違傲矜勢高亢公行僭逸坐與禁省冒取官材輒駕乘黃無所憚懼肆志傲然愚聾視聽此而可忍誰不可懷臣今請以見事免彪所居職付廷尉獄沖又表曰臣與彪相識以來垂二十載彪始南使之時見其色厲辭辯臣之愚識謂是拔萃之一人及彪官位升達參與言宴聞彪平章古今商略人物興言於侍筵之次啟論於衆英之中賞忠識正發言懇惻惟直是語辭無隱避臣雖下愚輒亦欽其正直及其始居司直執志徑行其所彈劾應弦

而倒赫赫之威振於下國肅肅之稱著自京師天下改目貪暴斂手然時有私於臣云其威暴者臣以直繩之官人所忌疾風謗之際易生音謠心不承信往年以河陽事曾與彪在領軍府共太尉司空及領軍諸卿等集閤廷尉所問囚徒時有人訴枉者二公及臣少欲聽採語理未盡彪便振怒東坐攘袂揮赫口稱賊奴叱吒左右高聲大呼曰南臺中取我木手去搭奴肋折雖有此言終竟不取即言南臺所問唯恐枉活終無枉死時諸人以所枉至重有首實者多又心難彪遂各默爾因緣此事臣遂心疑有濫知其威虐猶謂益多損少故不以申徹實失爲臣知無不闕之義及去年大駕南行以來彪兼尚書日夕共事始乃知其言與行舛是已非人專恣無忌尊身忽物臣與任城卑躬曲已其所屈者無不屈從依事求實悉有成驗如臣列得實宜亟投彪於有北以除姦矯之亂政如臣列無證宜放臣於四裔以息青蠅之白黑帝在懸瓠覽表歎愕曰何意留京如此也有司處彪大辟帝怒之除名而已彪尋歸本鄉帝北幸鄴彪野服稱草茅臣拜迎鄴南帝曰朕以卿爲已死彪對曰子在回何敢死帝悅因謂曰朕期卿每以貞松爲志歲寒爲心卿應報國盡心爲用近見彈文殊乖所以卿懼此譴爲朕與卿爲宰事爲卿自取彪曰臣憸由已至罪自身招實非陛下橫與臣罪又非宰事無辜濫臣臣罪既如此宜伏東皐之下不應遠黜屬車之清塵但伏承聖躬不豫臣肝膽塗地是以敢至非謝罪而來帝曰朕欲用卿憶李僕射不得帝尋納宋弁之言將復採用會留臺表至言彪與御史賈尚往窮庶人恂事理有誣抑奏請收彪彪自言事枉帝明彪無此遣左右慰勉之聽以牛車散載送之洛陽會赦得免宣武踐阼彪自託於王肅又與郭祚崔光劉芳

甄琛邢巒等詩書往來迭相稱重因論求復舊職修史官之事肅
等許爲左右彪乃表曰惟我皇魏之奄有中華也歲越百齡年幾
十紀史官叙錄未充其盛加以東觀中圮冊勳有闕美隨日落善
因月稀故諺曰一日不書百事荒無至於太和之十六年先帝先
后召明儒博達之士以充麟閣之選于時忘臣衆短承臣芹志令
臣出納授臣丞職猥屬斯事無所與讓高祖時詔臣曰平爾雅志
正爾筆端書而不法後世何觀臣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伏惟孝文
皇帝承天地之寶崇祖宗之業景功未就奄焉崩殂凡百黎民若
無天地賴遇陛下體明睿之眞應保合之量恢大明以燭物履靜
恭以和邦天清其氣地樂其靜可謂重明疊聖元首康哉記曰善
迹者欲人繼其行善歌者欲人繼其聲故傳曰文王基之周公成
之然先皇之茂勛聖達今王之懿美洞鑒淮之前代其德靡悔也
時哉時哉可不光昭哉合德二儀者先皇之陶鈞也齊明日月者
先皇之洞照也慮周四時者先皇之茂功也合契鬼神者先皇之
玄燭也遷都改邑者先皇之達也變是協和者先皇之鑒也思同
書軌者先皇之遠也守在四夷者先皇之略也海外有截者先皇
之威也禮由岐陽者先皇之義也張樂岱郊者先皇之仁也鑾幸
幽漠者先皇之智也燮伐南荆者先皇之禮也升中告成者先皇
之肅也親虔宗社者先皇之敬也袞實無闕者先皇之德也開物
成務者先皇之貞也觀乎人文者先皇之蘊也革弊創新者先皇
之志也孝慈道洽者先皇之秉也先皇有大功二十加以謙尊而
光爲而弗有者可謂四三王而六五帝矣誠宜功書於竹素聲播
於金石臣竊謂史官之達者大則與日月齊其明小則與四時竝
其茂故能聲流無窮義昭來裔是以金石可滅而風流不泯者其

惟載籍乎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將斯不唯其性蓋言習之所得也竊謂天文之官太史之職如有其人宜其世矣是以談遷世事而功立彪固世事而名成此乃前鑒之軌轍後鏡之龜龜也然前代史官之不終業者皆陵遲之世不能容善是以平子去史而成賦伯喈違閣而就志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處預所毀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敕尚書唯給筆札而已國之大籍成於私家末世之弊乃至如此史官之不遇時也今大魏之史職則身貴祿則親榮優哉游哉式穀令爾休矣而典謨弗恢者其有以也而故著作漁陽傳毗北平陽尼河間邢産廣平宋弁昌黎韓顯宗並以文才見舉注述是同並登年不永弗終茂績前著作程霍虬同時應舉共掌此務今徙他職官非所司唯著作崔光一人雖不移任然侍官兩兼故載述致闕臣聞載籍之興由於大業雅頌垂薦起於德美昔史談誡其子遷曰當世有美而不書汝之罪也是以久而見美孔明在蜀不以史官留意是以久而受譏書稱無曠庶官詩有職思其憂臣雖今非所司然昔忝斯任故不以草茅自疏敢言及於此語曰患爲之者不必知知之者不得爲臣誠不知强欲爲之耳竊尋先朝賜臣名彪者遠則擬漢史之叔皮近則準晉史之紹統推名求義欲罷不能今求都下乞一靜處綜理國籍以終前志官給事力以充所須雖不能光啟大錄庶不爲飽食終日耳近則期月可就遠則三年有成正本蘊之麟閣副貳藏之名山時司空北海王詳尚書令王肅許之肅以其無祿頗相賑餉遂在祕書省同王隱故事白衣修史宣武親政崔光表曰臣昔爲彪所致與之同業積年其志力貞强考述無倦頃來契闊多所廢離近蒙收起還綜

厥事老而彌厲史才日新若克復舊職專功不殆必能昭明春秋
聞成皇籍既先帝厚委宿歷高班纖負微愆應從滌洗愚謂宜申
以常伯正綰著作宣武不許詔彪兼通直散騎常侍行汾州事非
彪好也固請不行卒於洛陽始彪為中尉號為嚴酷以姦欺難得
乃為木手擊其脇腋氣絶而復屬者時有焉又尉喻汾州叛胡得
其兒渠皆鞭面殺之及彪病體上徃徃創潰痛毒備極贈汾州刺
史謚曰剛憲彪在祕書歲餘史業竟未及就然區分書體皆彪之
功遞春秋三傳合成十卷其餘著詩頌賦誄章表別有集彪雖與
宋弁結管鮑交弁為大中正與孝文私議猶以寒地處之殊不欲
微相優假彪亦知之不以為恨弁卒彪痛之無已為之哀誄備盡
辛酸郭祚為吏部彪為子志求官祚仍以舊第處之彪以位經常
伯又兼尚書謂祚應以貴滑[illegible]之深用忿怨形於言色時論以此
非祚祚每曰爾與義和至友笠能饒爾而怨我乎任城王澄與彪
先亦不穆及為雍州彪詣澄求其府寮澄釋然為敬得為列
曹行參軍時稱澄之美志字鴻道博學有才幹年十餘便能屬文
彪奇之謂崔鴻曰子宜與鴻道為二鴻於洛陽鴻遂與交款往來
彪有女幼而聰令彪每奇之教之書學讀誦經傳嘗竊謂所親曰
此當興我家卿曹容得其力彪亡後宣武聞其名召為婕妤在宮
常教帝妹書誦授經史始彪奇志及婕妤特加器愛公私坐集必
自稱詠由是孝文所貴及彪亡後婕妤果入掖廷後宮咸師宗之
宣武崩後為比丘尼通習經義法座講說諸僧歎重之志歷官所
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荊荒毀領軍元叉舉其才任撫導擢為南
荊州刺史建義初叛入梁志兄弟游有才行隨兄志在南荊州屬尒
朱之亂與志俱奔江左子昶

昶小名邪性峻急不雜交游幼年以解屬文有聲洛下時洛陽初置明堂昶年十數歲爲明堂賦雖優洽未足才志可觀見者咸曰有家風也初謁周文周文深奇之厚加資給令入太學周文每見學生必問才行於昶昶神情清悟應對明辯周文每稱歎之緩德公陸通盛選僚寀請以昶爲司馬周文許之昶雖年少通特加接待公私之事咸取決焉又兼二千石郎中典儀注累遷都官郎中相州大中正昶雖處郎官周文恒欲以書記委之於是以爲丞相府記室參軍著作郎修國史轉大行臺郎中中書侍郎又轉黃門侍郎封臨黃縣伯嘗謂曰卿祖昔在中朝爲御史中尉操尚貞固理應不墜家風但孤以中尉彈劾之官愛憎所在故未即授卿耳然此職久曠無以易卿乃奏昶爲御史中尉賜姓宇文氏六官建拜內史下大夫進爵爲侯明帝初行御伯中大夫武成元年除中外府司錄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轉御正中大夫時以近侍清要盛選國華乃以昶爲安昌公元則中都公陸逞臨淄公唐瑾等並爲納言尋進爵爲公五年出爲昌州刺史在州遇疾求入朝詔許之未至京卒贈相瀛二州刺史昶周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冊文筆皆昶所作也及晉公護執政委任如舊昶常曰文章之事不足流於後世經邦致化庶及古人故所作文筆了無藁草唯留心政事而已又以父在江南身寓關右自少及終不飲酒聽樂時論以此稱焉子丹嗣

高道悅字文欣遼東新昌人也曾祖策馮跋散騎常侍新昌侯祖育馮弘建德令太武東討率部歸命授建忠將軍齊郡建德二郡太守賜爵肥如子父玄起武邑太守遂居勃海修縣道悅少爲中書學生侍御王文中散後爲諫議大夫正色當官不憚強禦車駕

南征徵兵秦雍大期秋季閱集洛陽道悅以使者書侍御史薛聰侍御史主文中散元志等稽違期會奏舉其罪又奏兼左僕射吏部尚書任城王澄位總朝右任屬戎機兵使會否曾不檢奏尚書左丞公孫良職綰樞轄蒙冒莫舉請以見事免澄良等所居官時道悅兄觀爲外兵郎中澄奏道悅有黨兄之負孝文詔責然以事經恩宥遂寢而不論詔曰道悅資性忠篤稟操貞亮居法樹平肅之規處諫著必犯之節王公憚其風鯁朕寔嘉其一至謇諤之誠何愧黷鮑也其以爲主爵下大夫諫議如故車駕幸鄴又兼御史中尉留守洛京時宮闕初基廟庫未構車駕將水路幸鄴已詔都水回營構之材以造舟檝道悅表諫以爲闕居宇之功作游嬉之用損耗殊倍又深薄之危古今共慎於是帝遂從陸路轉道悅太子中庶子正色立朝儼然難犯宮官上下咸畏憚之在朝五十年秋車駕幸中岳詔太子恂入居金墉而恂潛謀還代忿道悅前後規諫遂於禁中殺之帝甚加悲惜贈散騎常侍營州刺史幷遣王人慰其妻子又詔使者監護喪事塟于舊塋謚曰貞侯宣武又追錄忠槩拜長子顯族給事中顯族亦以忠厚見稱卒於右軍將軍顯族弟敬猷有風度蕭寶夤西征引爲驃騎司馬及寶夤謀逆敬猷與行臺郎中封偉伯等潛圖義舉謀洩見殺贈滄州刺史聽一子出身道悅長兄嵩字崐崘魏郡太守嵩弟雙清河太守坐黷貨將刑於市遇赦免時北海王詳爲錄尚書事雙多納金寶除司空長史後爲涼州刺史專肆貪暴以罪免後貨高肇復起爲幽州刺史以貪穢被劾罪未判遇赦復任未幾而卒雙弟觀尚書左外兵郎中城陽王鸞司馬南征赭陽先驅而歿謚曰閔

甄琛字思伯中山毋極人漢太保邯之後也父凝州主簿琛少敏

悟閨門之內兄弟戲狎不以禮法自居學覽經史稱有刀筆而形貌短陋擯風儀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來棊棄日至乃通夜不止手下舍頭常令執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曰郎君辭父母仕官若爲讀書執燭不敢辭罪乃以圍棊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悵然慙感遂從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太和初拜中書博士遷諫議大夫時有所陳亦爲孝文知賞宣武踐祚以琛爲中散大夫兼御史中尉琛表曰月令稱山林藪澤有能取蔬食禽獸者皆野虞教導之其迭相侵奪者罪之無赦此明導人而弗禁通有無以相濟也周禮雖有川澤之禁正所以防其殘盡必令取之有時斯所謂鄰護在公更所以爲人守之耳今者丕爲黔首生鹽國爲黔首鄰護假獲其利猶是富專口斷不及四體也且天下夫婦歲貢粟帛四海之有備奉一人軍國之資取給百姓天子亦何患乎貧而苟禁一池臣每觀上古愛人之迹時讀中葉驟稅之書未嘗不歎彼遠大惜此近狹今僞弊相承仍崇關廛之稅大魏宏博唯受穀帛之輸是使遠方聞者莫不歌德語稱出內之吝有司之福施惠之難人君之禍夫以府藏之物猶以不施而爲災況府外之利而可吝之於黔首願弛鹽禁使沛然遠及依周禮置川衡之法使之監導而已詔付八坐議可否以聞彭城王勰兼尚書邢巒等奏琛之所列但恐坐談則理高行之則事闕是用遲回未謂爲可竊惟大道既往恩惠生焉下奉上施甲高理睦恒恐財不贍國澤不厚人故多方以達其情立法以行其志至乃取貨山澤輕在人之貢立稅關市裨十一之儲收此與彼非利已也罔彼就此非爲身也所謂集天地之產惠天地之人藉造物之貧禁此泉池不專太

官之御斂此匹帛豈爲後宮之資既潤不在已彼我理一積而散之將焉所吝然自行以來典司多怠出入之閒事不如法此乃用失前旨宜依前式詔曰司鹽之稅乃自古通典然興置利人亦世或不同甄琛之表實所謂助政毗俗者也可從其前計尚書嚴爲禁豪强之制也詔琛參八坐議事尋正中尉遷侍中領中尉琛俛眉畏避不能繩糾貴游凡所劾者率多下吏於時趙修寵貴琛傾身事之琛父疑爲中散大夫弟僧林爲本州別駕皆託修申達至修姦詐事露明當收考今日乃舉其罪及監決修鞭猶相隱惻然告人曰趙修小人背如土牛殊耐鞭杖有識以此非之修死之明日琛與黃門郎李憑以朋黨被召詣尚書兼尚書元英邢巒窮其阿附之狀琛曾拜官諸賓悉集巒乃晚至琛謂巒何處放蛆來今晚始顧雖以言戲變色銜忿及此大相推窮司徒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奏曰謹案侍中領御史中尉甄琛身居直法糾摘是司風邪譽黷猶宜劾糾況趙修侵公害私朝野切齒而琛嘗不陳奏方更從來中外影響致其談譽令布衣之父超登正四之官七品之弟越陟三階之祿虧先皇之選典塵聖明之官人又與黃門郎李憑相爲表裏憑兄叨封知而不言及修釁彰方加彈奏生則附其形勢死則就地排之竊天之功以爲已力仰欺朝廷俯罔百司其爲鄙詐於茲甚矣謹依律科從請以職除其父中散宴爲叨越雖皇族帝孫未有此例既得不以倫請下收奪李憑朋附趙修是親是仗繩黜皇風塵鄙正化此而不糾將何以肅整阿諛獎厲忠槩請免所居以肅風軌奏可琛遂免歸本郡左右相連死黜者二十餘人始以父母老常求解官扶持故孝文授以本州長史及貴

達不復請歸至是乃還供養數年遭母憂母鉅鹿曹氏有孝性夫
氏去家路踰百里每得魚肉菜果珍美口實者必令僮僕走奉其
母乃後食焉琛母服未闋復喪父琛於塋兆內手種松栢隆冬負
掘水土鄉老哀之咸助加力十餘年中墳成木茂與弟僧林誓以
同居沒齒專事産業躬親農圃時以鷹犬馳逐自娛朝廷有大事
猶上表陳情久之復除散騎常侍領給事黃門侍郎定州大中正
大見親寵委以門下庶事出參尚書入厠帷幄孝文時琛兼主客
郎迎送齊使彭城劉繢琛欽其器貌常歎詠之繢子昕爲朐山戍
主昕死家屬入洛有女年未二十琛乃納昕女爲妻婚日詔給厨
費琛所好悅宣武時調戲之遷河南尹黃門中正如故琛表曰國
家居代患多盜竊世祖太武皇帝親自發憤廣置主司里宰皆以
下代令長及五等散男有經略者乃得爲之又多置吏士爲其羽
翼崇而重之始得禁止今遷都已來天下轉廣四遠赴會事過代
都寇盜公行刼害不絕此由諸坊混雜覆比不精主司閹弱不堪
檢察故也今擇尹既非南金里尉鈐刀而割欲望清肅都邑不可
得也里正乃流外四品職輕任碎多是下才人懷苟且不能督察
故使盜得容姦百賦失理邊外小縣所領不過百戶而令長皆以
將軍居之京邑諸坊大者或千戶五百戶其中皆王公卿尹貴勢
姻戚豪猾僕隸陰養姦徒高門邃宇不可干問比之邊縣難易不
同今難彼易此寔爲未愜王者立法隨時從宜先朝立品不必卽
定施而觀之不便則改今閑官靜任猶聽長兼況煩劇要務不得
簡能下領請取武官中八品將軍以下幹用貞濟者以本官俸恤
領里尉之任各食其祿高者領六部尉中者領經途尉下者領里
正不爾請少高里尉之品選下品中應選者進而爲之則督責有

所肇轂可清詔曰里正可進至勳品經途從九品六部尉正九品諸職中簡取何必須武人也琛又奏以羽林為游軍於諸坊巷司察盜賊於是京邑清靜後皆踵焉轉太子少保黃門如故及高肇死琛以黨不宜復參朝政出為營州刺史還涼州刺史猶以高氏之昵不欲處之於內久之為吏部尚書未幾除定州刺史固辭曰陛下在東宮崔光為少傅臣為少保今光為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開國公故僕射游肇時為侍中與臣官階相似肇在省為僕射死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冀州刺史臣今適為征北將軍定州刺史生師保不如死游肇詔書慰遣之琛既至鄉衣錦晝游大為稱滿政體嚴細甚無聲譽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光亦揣其意復書以悅之徵為車騎將軍特進又拜侍中以其衰老詔賜御府杖朝直杖以出入卒詔給東園祕器贈司

徒公尚書左僕射加後部鼓吹太常議謚文穆吏部郎袁翻奏曰案禮謚者行之迹也號者公之表也車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生於已名生於人故闔棺然後定謚皆累其生時美惡所以為將來勸戒身雖死使名常存也凡薨亡者屬所即言大鴻臚移本郡大中正條其行迹功過承中正移言公府下太常部博士評議為謚列上謚不應法者博士坐如選舉不以實論若行狀失實中正坐如博士自古帝王莫不殷勤重慎以為褒貶之實也今之行狀皆出自其家任其臣子自言君父之行無復是非之事臣子之欲光揚君父但苦迹之不高行之不美是以極辭肆意無復限量觀其狀也則周孔聯鑣伊顏接衽論其謚也雖窮文盡武無或加焉然今之博士與古不同唯知依其行狀又先問其家人之意臣子所求便為議上都不復斟酌與奪商量是

非至號謚之加與汎階莫異專以極美爲稱無復貶降之名禮官之失一至於此矣案甄司徒行狀至德與聖人齊蹤名共大賢比跡文穆之謚何足加焉但比來贈謚於例普重如甄之流無不復謚謂宜依謚法慈惠愛人曰孝宜謚曰孝穆公自今以後明勒太常司徒有行狀如此言辭流宕無復節限者悉請裁量不聽爲受仍踵前來之失者皆付法司科罪詔從之琛祖載明帝親送降車就輿弔服哭之遣舍人慰其諸子琛性輕簡好嘲謔故少風望然明解有幹具在官清白自孝文宣武咸相知待明帝以師傅之義而加禮焉所著文章鄙碎無大體時有理詣殯四聲姓族廢興會通緇素三論及家誨二十篇篤學文一卷頗行於世琛長子偘字道正位祕書郎性嶮薄多與盜刼交通隨琛在京以酒色夜宿洛水亭舍毆擊主人爲司州所劾淹在州獄琛大以慚慨廣平王懷爲牧與琛先不協欲具案窮推琛託左右以聞宣武敕懷寬放懷固執之久乃特旨出偘自此沈廢卒家偘弟楷字德方粗有文學頗更吏事琛啟除祕書郎宣武崩未葬楷與河南尹丞張普惠等飲戲免官後稍遷尚書儀曹郎有當官之稱明帝末丁憂在鄉定州刺史廣陽王深召楷兼長史委以州任尋屬鮮于修禮毛普賢等率北鎮流人反於州西北之左人城屠村掠野引向州城州城內先有燕恒雲三州避難戶修禮等聲云欲將此輩共爲舉動楷見人情不安慮有變起乃走收三州人中粗暴者殺之以威外賊[illegible]及刺史元冏都督揚津等至楷乃還家後修禮等忿楷屠害北人遂掘其父墓載棺巡城示相報復孝莊時徵爲中書侍郎後齊文襄取爲儀同府諮議參軍卒贈驃騎將軍祕書監滄州刺史琛從父弟密字叔雍清謹少嗜慾頗涉書史疾世俗貪競乾沒榮寵

曾爲風賦以見意後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没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及葛榮侵擾河北召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勳賞安市縣子孝靜初爲衛尉卿在官有平直之譽出爲北徐州刺史卒官贈驃騎將軍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靖琛同郡張纂字伯業祖珍字文表慕容寶度支尚書道武平中山入魏卒於涼州刺史謚曰穆纂頗涉經史雅有氣尚交結勝流爲樂陵太守在郡多所受納聞御史至棄郡逃走於是除名乃卒天平初贈定州刺史纂叔感字崇仁有器業不應州郡之命于宣軌少孤事母以孝聞累遷相州撫軍府司馬宣軌性通率輕財好施屬葛榮圍城與刺史李神有固守效以功賜爵中山公後坐事免鄴纂從弟元賓位奉朝請及外生高昂貴達啟贈瀛州

刺史

高聰字僧智本勃海人也曾祖軌隨慕容德徙青州因居北海之劇縣父法昂少隨其舅宋車騎將軍王玄謨征伐以功至員外郎早卒聰生而喪母祖母王撫育之大軍攻尅東陽聰徙平城與蔣少游爲雲中兵戶窘困無所不爲族祖允視之若孫大加賙給聰涉獵經史頗有文才允嘉之數稱其美言之朝廷由是與少游同拜中書博士轉侍郎爲高陽王雍傳稍爲孝文知賞太和十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於齊後兼太子左率聰微習弓馬乃以將略自許孝文銳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效肅言之於帝故假聰輔國將軍授肅節度同援渦陽聰躁怯少威重及與賊交望風退敗孝文怒收徙平州行屆瀛州刺史王質獲白兎將獻託聰爲表帝見表顧王肅曰在下那得有此才令朕不知

肅曰比高聰北徙或其所製帝悟曰必應然也宣武初聰復竊還京師說高肇廢六輔宣武親政除給事黃門侍郎後加散騎常侍及幸鄴還於河內懷界帝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盛事奇迹必宜表述請勒銘射宮永彰聖藝遂刊銘射所聰爲之詞趙修嬖幸聰深朋附及詔追贈修父聰爲碑文出入同載觀視碑石聰每見修迎送盡禮聰又爲修作表陳當時便宜教其自安之術由是迭相親狎修死甄琛李憲皆被黜落聰深用危慮而先以疎宗之情曲事高肇竟獲自免肇之力也修之任勢聰傾身事之及死言必毀惡茹皓之寵聰又媚附每相招命稱皓才識非修之儔乃因皓啟請田宅皆被遂許及皓見罪戮聰以爲死之晚也其薄於情義皆如此侍中高顯爲護軍聰代兼其任顯與兄肇疑聰間構而求之聰居兼十餘旬出入機要言即眞無遠慮藉貴因權

耽於聲色賄納之音聞於遐邇中尉崔亮知肇微恨遂面陳聰罪出爲幷州刺史聰善於去就知肇嫌之側身承奉肇遂待之如舊聰在幷州數歲多不率法又與太原太守王椿有隙再爲大使御史舉奏肇每以宗私相援事得寢緩宣武末拜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明帝踐阼以其素附高肇出爲幽州刺史尋以高肇之黨與王世義高綽李憲崔楷蘭氛之爲中尉元匡所彈霊太后並特原之聰遂廢于家斷絕人事唯修營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爲珍異又唯以聲色自娛後拜光祿大夫卒霊太后聞其亡嗟惋良久贈青州刺史謚曰獻聰有妓十餘人有子無子皆注籍爲妾以悅其情及病欲不適他人並令燒指吞炭出家爲尼聰所作文筆二十卷長子雲字彥鴻位輔國將軍中散大夫河陰遇害贈兗州刺史

論曰韓麒麟由才器識用遂見紀於齊士顯宗以文學自立而時

務屢陳至於實錄之功未之聞也子熙清尚自守榮過其器程駿才業見知蓋當時之長策李彪生自微族見擢明世輒軒驟指聲駭江南執筆立言遂為良史逮於直繩在手厲氣明目堅持無衛末路蹉跎行百里半於九十彪之謂也高道悅謇直之風見憚於世醜正貽禍有可悲乎甄琛以學尚刀筆早樹聲名受遇三朝終至崇重高聰才高見知名位顯著而異軌同奔咸經於危覆之轍惜乎

楊播 子侃 播弟椿 椿子昱 謐弟愔 燕子獻 鄭頤 楊敷 子素 孫玄感 素弟約 敷叔父寬 寬子文恩 紀 約從叔昇

楊播字延慶弘農華陰人也高祖結仕慕容氏位中山相曾祖珍道武時歸國位上谷太守祖真河內清河二郡太守父懿延興末為廣平太守有稱績孝文南巡吏人頌之徵為選部給事中有公平譽除安南將軍洛州刺史未之任卒贈本官加弘農公謚曰簡播本字元休孝文賜改焉母王氏文明太后之外姑播少修飾奉養盡禮擢為中散累遷衛尉少卿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致克獲遷武衛將軍復征蠕蠕至居然山而還及車駕南討假前將軍從至鍾離師迴詔播為圓陣禦之相拒再宿軍人食盡賊

圍更急播乃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我今欲度能戰者出遂擁而濟賊莫敢動賜爵華陰子後從駕討破崔慧景蕭衍於鄧城進號平東將軍時車駕耀威城汚水上已設宴帝與中軍彭城王勰賭射左衛元遜在勰朋內而播居帝曹遙射侯正中籌限已滿帝曰左衛籌足右衛不得不解對曰仰恃聖恩庶幾必爭於是箭中正帝笑曰雖養由之妙何復過是遂舉巵以賜播曰古人酒以養病朕今賞卿之能可謂古今殊也除太府卿進爵為伯後為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為御史王基所劾除官爵卒於家子侃等停柩不葬被訴積年至熙平中乃贈鎮西將軍雍州刺史幷復其爵謚曰壯

侃字士業頗愛琴書尤好計畫時播一門貴滿朝廷子侄早通而侃獨不交遊公卿罕有識者親朋勸其出仕侃曰苟有良田何憂晚歲但恨無才具耳年三十一襲爵華陰伯揚州刺史長孫承業請為錄事參軍梁豫州刺史裴邃規相掩襲密購壽春人李瓜花表建等令為內應邃已纂勒兵士慮壽春疑覺遂謬移云魏始於馬頭置戍如聞復欲修白捺舊城若爾便稍相侵逼此亦須營歐陽設交境之備今板卒已集唯聽信還佐寮咸欲以實答之云無修白捺意而侃曰白捺小城本非形勝邃集兵遣移虛構是言得無有別圖也承業乃云錄事可造移報移曰彼之纂兵想別有意何為妄構白捺他人有心子忖度之勿謂蓼無人也邃得移謂已覺便散兵瓜花等以期契不會便相告發伏辜者十數家邃後竟襲壽春入羅城而退遂刻營於黎漿梁城日夕抄掠承業乃奏侃為統軍後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承業討之除侃為承業行臺左丞軍次恒農侃白承業曰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須北取蒲坂

飛棹西岸置兵宛地人有鬬心華州之圍可不戰而解潼關之賊必望風潰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克愚計可錄請爲明公前驅承業從之令其子子產等領騎與侃於恒農北度便據石錐壁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若迭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火各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卽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人遂傳相告報實未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圍城之寇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平侃頗有力焉建義初除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移任此者正爲今日但卿尊甲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而求陪從除度支尚書兼給事黃門侍郎敷西縣公及車駕南還顥令梁將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岸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尒朱榮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屠榮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若今卽還人情失望未若召發人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楫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度勢顥知防何處一旦得度必立大功榮大笑從之於是尒朱兆等於馬渚諸楊南度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黃門以濟河功進爵濮北郡公復除其長子師仲爲祕書郎時所用錢入多私鑄稍就薄小乃至風飄水浮米斗幾直一千侃奏聽入與官並鑄五銖使人樂爲而俗弊得改莊帝從之後除侍中加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莊帝將圖尒朱榮侃與內弟李晞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咸預其謀尒朱兆入洛侃時休沐遂竄歸華陰普泰初天光在關西遣侃子婦父韋義遠招慰之立盟許恕其罪侃從兄昱恐爲家禍令侃出應假其食言不過一人身沒冀全百口侃赴之爲天光

所害太昌初贈車騎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子純陁襲播弟椿
椿字延壽本字仲考孝文賜改焉性寬謹爲內給事與兄播並侍
禁闥後爲中部法曹折訟公正孝文嘉之及文明太后崩孝文五
日不食椿諫曰聖人之禮毀不滅性縱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
宗廟何帝感其言乃一進粥轉授宮與曹少卿加給事中出爲豫
州刺史再遷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降於齊自漢中而北規
復舊土椿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
除我心腹疾遂來降壽以母老解還後兼太僕卿秦州羌呂苟兒
涇州屠各陳瞻等反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守峽
自固或謀伏兵斷其出入待糧盡攻之或云斬山木縱火焚之椿
曰並非計也賊深窴正避死耳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見
蝕不前心輕我軍然後掩其不備可一舉而平乃緩師賊果出掠
仍以軍中驢馬餌之銜枚夜襲斬瞻傳首入正太僕卿初獻文世
有蠕蠕萬餘戶降附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末叛走唯有一
千餘家太中大夫王通高平鎮將郎育等求徙置淮北防其後叛
詔椿徙焉椿上書以爲裔不謀夏夷不亂華是以先朝居之荒服
之間正欲悅近來遠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愚謂
不可時八坐不從遂於濟州緣河居之及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浮
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後除朔州刺史在州爲廷尉奏椿前
爲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依律處刑五歲尚書
邢巒據正始別格奏罪應除名注籍盜門同籍合門不仕宣武以
新律既班不宜雜用舊制詔依斷以贖論後除定州刺史自道武
平中山多置軍府以相威攝凡有八軍軍各配兵五千食祿主帥
軍各四十六人自中原稍定八軍之兵漸割南戍一軍兵纔千餘

然壬帥如故費祿不少椿表罷四軍減其主帥百八十四人椿在州因修黑山道餘功伐木私造佛寺役兵爲御史所劾除名後累遷爲雍州刺史進號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尋以本官加侍中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關西諸將遇暴疾頻啟乞解詔許之以蕭寶寅代爲刺史行臺椿還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使陳寶寅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昱還面啟明帝及靈太后竝不納及寶寅邀害御史中尉鄭道元猶上表自理稱爲椿父子所謗建義元年爲司徒永安初進位太保加侍中給後部鼓吹元顥入洛椿子昱爲顥舍又椿弟順子仲宣兄子保弟子遁竝從駕河内爲顥嫌疑以椿家世顯重恐失人望未及加罪時人助其憂或勸椿攜家避禍椿曰吾内外百口何處逃竄正當坐任運耳莊帝還宮椿上書頻請歸老詔聽服侍中服賜朝服一襲八尺牀帳几杖不朝乘安車駕駟馬給扶傳詔二人仰所在郡縣四時以禮存問安否椿奉辭於華林園帝下御座執手流淚曰公先帝舊臣實爲元老但高尚其志決意不留既難相違深用悽切椿亦歔欷欲拜帝親執不聽賜以絹布給羽林衛送羣公百寮餞於城西張方橋行路觀者莫不稱歎椿臨行誡子孫曰我家入魏之始即爲上客自爾至今二千石方伯不絕祿秩甚多於親姻知故吉凶之際必厚加贈襚來往賓客必以酒肉飲食故六姻朋友無慽焉國家初丈夫好服綵色吾雖不記上答翁時事然記清河翁時服飾恒見翁著布衣韋帶常自約敕諸父曰汝等後世若富貴於今日者愼勿積金一斤綵帛百匹已上用爲富也不聽興生求利又不聽與勢家作昏姻至吾兄弟不能遵奉今汝等服乘漸華好吾是以知恭儉之德漸不如上也又吾兄弟若在家必同盤而食若有近行不

至必待其還亦有過中不食恐饑相待吾兄弟八人今存者有三是故不忍別食也又願畢吾兄弟不異居異財汝等眼見非爲虛假如聞汝等兄弟時有別衆獨食者此又不如吾等一世也吾今日不爲貧賤然居在舍宅不作壯麗華飾者正慮汝等後世不賢不能保守之將爲勢家所奪北都時朝法嚴急太和初吾兄弟三人並居內職兄在高祖左右于時口敕責諸內官十日仰密得一事不列便大嗔嫌諸人多有依敕密列者亦有太后高祖中間傳言構間者吾兄弟自相誡曰今忝二聖近臣居母子間難宜深慎之又列人事亦何容易縱被嗔責勿輕言十餘年中不嘗言一人罪過時大被嫌責答曰臣等非不聞人語正恐不審仰誤聖聽以是不敢言於後終以不言蒙賞及二聖間言語終不敢輒爾傳通太和二十一年吾從濟州來朝在清徽堂豫宴高祖謂諸貴曰北京之日太后嚴明吾每得杖左右因此有是非言和朕母子者唯楊播兄弟遂舉爵賜兄及我酒汝等脫若萬一蒙明主知遇宜深慎言語不可輕論人惡也吾自惟文武才藝門望姻援不勝他人一旦位登侍中尚書四歷九卿十爲刺史光祿大夫儀同開府司徒太保津今復爲司空者正由忠謹慎口不嘗論人之過無貴無賤待之以禮以是故至此耳聞汝等學時俗人乃有坐待客者有驅馳勢門者有輕論人惡者及見貴勝則敬重之見貧賤則慢易之此人行之大失立身之大病也汝家仕皇魏以來高祖以下乃有七郡太守三十二州刺史內外顯職時流少比汝等若能存禮節不爲奢淫驕慢假不勝人足免尤誚足成名家吾今年始七十五自惟氣力尚堪朝覲天子所以孜孜求退者正欲使汝等知天下滿足之義爲一門法耳非是苟求干

載之名汝等能記吾言吾百年後終無恨矣椿還華陰踰年爲尒朱天光所害時人莫不怨痛之太昌初贈太師丞相都督冀州刺

史子昱

昱字元略起家廣平王懷左常侍懷好武事數遊獵昱每規諫正始中以京兆廣平二王國臣多縱恣詔御史中尉崔亮窮案之伏法都市者三十餘人不死者悉除名唯昱與傅陵崔楷以忠諫免後除太學博士員外散騎侍郎初尚書令王肅除楊州刺史出頓洛陽東亭酬後廣陽王嘉北海王詳等與播論議競理播不爲屈北海王顧昱曰尊伯性剛不伏理大不如尊使君也昱對曰昱父道隆則從其隆道洿則從其洿伯父剛則不吐柔亦不茹一坐歎其能言肅曰非此郎何得申二父之美延昌三年以本官帶詹事丞時明帝在懷抱中至於出入左右乳母而已不令宮寮聞知昱諫曰陛下不以臣等凡淺備位宮臣太子動止宜令翼從自比以來輕尒出入進無二傅導引之美退闕羣寮陪侍之式非所謂示人軌儀著君臣之義陛下若召太子必降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世法於是詔自今若非手敕勿令兒輒出宮臣在直者從至萬歲門轉太尉掾兼中書舍人靈太后嘗謂昱曰親姻在外不稱人心卿有所聞愼勿諱隱昱奏揚州刺史李崇五車載貨恒州刺史楊鈞造銀食器十具並餉領軍元叉靈太后令召叉夫妻泣而責之叉深恨昱昱第六叔舒妻武昌王和之妹和卽叉之從祖父舒早喪有一男六女及終喪元氏請別居昱父椿集親姻泣謂曰我弟不幸早終今男未婚女未嫁何便求別居不聽遂懷憾神龜二年瀛州人劉宣明謀反事覺逃竄叉使和及元氏誣告昱藏宣明云昱父椿叔津並送甲杖三百具謀圖不逞又又構成其事乃遣夜

圍昱宅收之竝無所獲太后問狀昱具對元氏構釁之端言至哀切太后乃解昱縛和及元氏竝處死刑而又相左右和直免官元氏卒亦不坐及又之廢太后也乃出昱爲濟陰內史中山王熙起兵於鄴又遣黃門盧同詣鄴刑熙幷窮黨與同希又旨就郡鎖昱赴鄴囚訊百日乃還任孝昌初除中書侍郎遷給事黃門侍郎後賊圍幽州詔昱兼侍中持節催西北道大都督北海王顥仍隨軍監察幽州圍解雍州蜀賊張映龍姜神達知州內虛謀欲攻掩刺史元修義懼而請援一日一夜書移九通都督李叔仁遲疑不赴昱曰若長安不守大軍自然无散此軍雖往有何益也遂與叔仁等俱進於陣斬神達諸賊迸散詔以昱受旨催督而顥軍稽緩遂免昱官尋除涇州刺史未幾昱父椿爲雍州徵昱除吏部郎中及蕭寶寅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返後除鎮東將軍假車騎將軍東南道都督又加散騎常侍於後太山守羊侃據郡南叛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府州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奈何以侃罪深宜聽朝旨不許羣議遷朝未幾元顥侵逼大梁除昱南道大都督鎮滎陽頔會潁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顥日殺傷五百餘人乞求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至執昱下責曰卿今死甘心不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乞小弟一命便是死不朽也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伏顥帳前曰陛下度江三千里無遺鏃費昨日殺傷五百餘人乞求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聞梁主言初下都表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昱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剸腹取心食之孝莊還復前官仍朱榮之死昱爲東道行臺拒介朱仲遠會介朱兆入洛昱還京師後歸鄉里亦

爲天光所害太昌初贈司空公定州刺史子孝邕員外郎奔免匿
蠻中潛結渠率謀報尒朱氏徵服入洛爲尒朱世隆所殺椿弟穎
字惠哲本州別駕穎弟順字延和寬裕謹厚豫立莊帝功封三門
縣伯位冀州刺史罷州還遇害太昌初贈太尉公錄尚書事相州
刺史子辯字僧達位東雍州刺史辯弟仲宣有風度才學位正平
太守爵恒農伯在郡有能名還京兄弟與父同遇害太昌初辯贈
儀同三司恒州刺史仲宣贈尚書右僕射青州刺史仲宣子玄就
幼而儁拔收捕時年九歲牽挽兵人曰欲害諸尊乞先就死兵以
刀斫斷其臂猶請死不止遂先殺之永熙初贈汝陰太守順弟津

津字龍濮本字延祚孝文賜改焉少端謹以器度見稱年十一除
侍御中散時孝文幼沖文明太后臨朝津曾入侍左右忽欬逆失
聲遂吐血數升臧之衣袖太后聞聲閱而不見問其故具以實言
遂以敬慎見知賜縑百匹遷符璽郎中津以身在禁密不外交游
至宗族姻表罕相參候司徒馬誕與津少結交友而津見其貴寵
每恒退避及相招命多辭疾不往誕以爲恨而津逾遠焉人或謂
之曰司徒君之少舊何自外也津曰爲勢家所厚復何容易但金
吾今日亦足矣轉振威將軍領監曹奏事令孝文南征以津爲都
督征南府長史後遷長水校尉仍直閤景明中宣武遊於北芒津
時陪從太尉咸陽王禧謀反帝馳入華林時直閤中有同禧謀皆
在從限及禧平帝顧謂朝臣曰直閤牛爲逆黨非至忠者安能不
豫此謀因拜津左右中郎將遷驍騎將軍仍直閤出爲岐州刺史
津巨細躬親孜孜不倦有武功人齎絹三匹去城十里爲賊所劫
時有使者馳馹而至被劫人因以告之使者到州以狀白津津乃
下教云有人著某色衣乘某色馬在城東十里被殺不知姓名若

有家人可速收視有一老母行哭而出云是已子於是遣騎追收并絹俱獲自是闔境畏服至於守令寮佐有濁貨者未曾公言其罪常以私書切責之於是官屬感厲莫有犯法者以母憂去職延昌末起爲華州刺史與兄播前後牧本州當世榮之先是受調絹度尺特長在事因緣共相進退百姓苦之津乃令依公尺度其輸物尤好者賜以杯酒而出其所輸少劣者爲受之但無酒以示其恥於是競相勸厲官調更勝孝昌中北鎮擾亂侵逼舊京乃加津安北將軍北道大都督尋轉左衛加撫軍將軍津始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回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柵壘未安不可擬敵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賊果夜至見柵空而去其後賊攻州城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騷擾津開門出戰賊退人心少安尋除定州刺史又兼吏部尚書北道行臺初津兄椿得罪此州由鉅鹿人趙略投書所致及津至略舉家逃走津乃下教慰喻令其還業於是闔州愧服遠近稱之時賊帥鮮于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修理戰具更營雉堞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湧出置爐鑄鐵持以灌賊賊遂相告曰不畏利槊堅城唯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等書喻之幷授鐵券許之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寤復書云欲殺普賢又云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送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由此而死

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將士有功者任津科賞兵人給復八年葛榮以司徒說津津大怒斬其使以絕之自受攻圍經歷三稔朝廷不能拯赴乃遣長子遁突圍出詣蠕蠕王阿那瓌令其討賊遁日夜泣訴阿那瓌遣其從祖吐豆發率精騎南出前鋒已達廣昌賊防塞監口蠕蠕遂還津長史李裔引賊入津苦戰不敵遂見拘執洛周脫津衣服置地牢下數日將烹之諸賊還相諫止遂得免害津曾與裔相見對諸賊帥以大義責之辭淚俱發裔大慙典守者以告洛周洛周弗之責及葛榮併洛周復爲榮所拘榮破始得還洛永安二年兼吏部尚書元顥內逼莊帝將親出討以津爲中軍大都督兼領軍將軍未行顥入及顥敗津乃入宿殿中埽灑宮掖遣第二子逸封閉府庫各令防守及帝入也津迎於北芒流涕謝罪帝深嘉慰之尋以津爲司空加侍中尒朱榮死使津以本官爲兼尚書令北道大行臺都督并州刺史委以討胡經略津馳至鄴將從滏口而入遇尒朱兆等已克洛相州刺史李神等議欲與津舉城通款津不從其子逸既爲光州刺史兄子昱時爲東道行臺鴈率部曲在於梁沛津規欲東轉更爲方略乃率輕騎望於濟州慶河而尒朱仲遠已陷東郡所圖不果遂還京師普泰元年亦遇害於洛太昌初贈大將軍太傅都督雍州刺史謚曰孝穆將葬本鄉詔大鴻臚持節監護喪事長子遁

遁字山才其家貴顯諸子弱冠咸縻王爵而遁性靜退年近三十方爲鎮西府王簿累遷尚書左丞金紫光祿大夫亦被害於洛太昌初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幽州刺史謚曰恭定遁弟逸字遵道有當世才趣家員外散騎侍郎以功賜爵華陰男建義初莊帝猶在河陽逸獨往謁帝特除給事黃門侍郎領中書舍人及朝士

濫禍帝益憂怖詔逸晝夜陪侍常寢御牀前帝曾夜中謂逸曰昨來舉目唯見異人賴卿差以自慰再遷南秦州刺史加散騎常侍時年二十九時方伯之少未有先之者仍以路阻不行改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振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爲本人以食爲命假令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有司僕射元羅以下謂公儲難闕竝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彧以爲宜貸二萬詔聽貸二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殘疾不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數帝聞而善之逸爲政愛人尤憎豪猾廣設耳目善惡畢聞其兵出使下邑皆自持糧人或爲設食者雖在閨室終不敢進咸言楊使君有千里眼那可欺之在州政績尤美及其家禍仝朱仲遠遣使於州害之吏人如喪親戚城邑材落營齋供一月之中所在不絕太昌初贈都督豫郢二州刺史諡曰貞逸弟謐字遵和歷員外散騎常侍以功賜爵農伯鎮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衛將軍在晉陽爲仝朱兆所害太昌初贈驃騎將軍兗州刺史謐弟愔事列於後津弟暲字延季弘厚頗有文學位武衛將軍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莊帝初遇害河陰贈儀同三司雍州刺史播家世純厚竝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播性剛毅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曾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侍還室仍假寢閤前承候安否椿津年過六十竝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司空於時府主皆自引僚佐人有就津求官者津曰此事須家兄裁之何

爲見問初津爲肆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佳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椿每得所寄輒對之下涕兄弟並皆有孫唯椿有曾孫年十五六矣椿常欲爲之早娶望見玄孫自昱已下率多學尚時人莫不欽焉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縗服同爨庭無間言魏世以來唯有盧陽烏兄弟及播昆季當世莫逮焉尒朱世隆等將害椿家誣其爲逆奏請收之節閔不許世隆復苦執不得已乃下詔世隆遂遣步騎夜圍其宅天光亦同日收椿於華陰東西兩處無少長皆遇禍籍沒其家節閔惋悵久之

愔字遵彥小名秦王兒童時口若不能言而風度深敏出入門閤未嘗戲弄六歲學史書十一受詩易好左氏春秋幼喪母曾詣舅源子恭子恭子恭與之飲問讀何書曰誦詩子恭曰誦至渭陽未邪愔便號泣感噎子恭亦對之歔欷遂爲之罷酒子恭後謂津曰常謂秦王不甚察慧從今已後更欲刮目視之愔一門四世同居家甚隆盛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前有奈樹實落地羣兒咸爭之愔頹然獨坐其季父曄適入學館見之大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內有茂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常銅盤具盛饌以飯之因以督厲諸子曰汝輩但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父兄黃門侍郎昱特相器重曾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歲後當求之千里外昱嘗與十餘人賦詩愔一覽便誦無所遺失及長能清言美音制風神俊悟容止可觀人士見之莫不敬異有識者多以遠大許之正光中隨父之并州性既恬然又好山水遂入晉陽西縣甕山讀書孝昌初津爲定州刺史愔亦隨父之職以軍功除羽林監賜爵魏昌男不拜及中山爲杜洛周陷全家被囚縶未幾洛周滅

又沒葛榮榮欲以女妻之又逼以僞職愔乃託疾密舍牛血數合於衆中吐之仍陽喑不語榮以爲信然乃止永安初還洛拜通直散騎侍郎年十八元顥入洛時愔從父兄侃爲北中郎將鎮河梁愔適至侃處便屬乘輿失守夜至河侃雖奉迎車駕北度而潛南奔愔固諫止之遂相與扈從達建州除通直散騎常侍愔以世故未夷志在潛退乃謝病與友人中直侍郎河間邢邵隱於嵩山及莊帝誅尒朱榮其從兄侃參讚帷幄朝廷以其父津爲幷州刺史北道大行臺愔隨之任有邯鄲人楊寬者求義從出藩愔請津納之俄而孝莊幽崩愔時適欲還都行達邯鄲過楊寬家爲寬所執至相州見刺史劉誕以愔名家盛德甚相哀念付長史慕容白澤禁止焉遣隊主聲榮貴防禁送都至安陽亭愔謂榮貴曰僕百世忠臣輸誠魏室家亡國破一至如此雖曰囚虜復何面目見君父之讎得自繼一絕傳首而去君之惠也榮貴深相矜感遂與俱逃愔乃投高昂昂兄弟既潛竄累載屬齊神武至信都遂投刺轅門便蒙引見賛揚興運陳訴家禍言辭哀壯涕泗橫集神武爲之改容即署行臺郎中南攻鄴歷楊寬村寬於馬前叩頭請罪愔謂曰人不識恩義蓋亦常理我不恨卿無假驚怖時鄴未下神武命愔作祭天文燎畢而城陷由是轉大行臺右丞於時霸圖草創軍國務廣文檄教令皆自愔及崔悛出遭摧家難常以喪禮自居所食唯鹽米而已哀毀骨立神武愍之常相開慰及韓陵之戰愔每陣先登朋僚咸共怪歎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虛論頃之表請解職還塋一門之內贈太師太傅丞相大將軍者二人太尉錄尚書及尚書令者三人僕射尚書者五人刺史太守者二十餘人追榮之盛古今未之有也及喪柩進發吉凶儀衛亘二

十餘里會葬者將萬人是日隆冬甚寒風雪嚴厚愔跣步號哭見者無不哀之壽徵赴晉陽仍居本職愔從兄幼卿爲岐州刺史以直言忤旨見誅愔聞之悲懼因哀感發疾後取急就雁門溫湯療疾郭季素害其能因致書恐之曰高王欲送卿於帝所仍勸其逃亡愔遂棄衣冠於水濱若見沈者變易名姓自稱劉士安入嵩山與沙門曇謨徵等屏居削跡又潛之光州因東入田橫島以講誦爲業海隅之士謂之劉先生太守王元景陰佑之神武知愔存遣愔從兄寶猗賫書慰喻仍遣光州刺史奚思業令搜訪以禮發遣神武見之悅除太原公開府司馬轉長史復授大行臺右丞封華陰縣侯遷給事黃門侍郎妻以庶女又兼散騎常侍爲聘梁使主至磁州內有愔家舊佛寺精廬禮拜見太傅容像悲感慟哭歐血數升遂發病不成行輿疾還鄴久之以本官兼尚書吏部郎中武定末以望實之美超拜吏部尚書加侍中衛將軍侍學典選如故天保初以本官領太子少傅別封陽夏縣男又詔監太史遷尚書右僕射尚太原長公主卽魏孝靜后也會有雉集其舍又拜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改封華山郡公九年徙尚書令又拜特進驃騎大將軍十年封開封王文宣之崩百寮莫有下淚愔悲不自勝濟南嗣業任遇益隆朝章國命一人而已推誠體道時無異議乾明元年二月爲孝昭帝所誅時年五十天統末追贈司空公愔貴公子早著聲譽風表鑒裁爲朝野所稱家門遇禍唯有二弟一妹及兄孫女數人撫養孤幼慈旨溫顏咸出仁厚童分義輕貨財前後賜與多散之親族羣從弟姪十數人竝待而舉火頻遭迍厄冒履艱危一飡之惠酬答必重性命之讎捨而不問典選二十餘年獎擢人倫以爲己任然取士多以言貌時致謗言以爲愔之

用人似貪士市瓜取其大者愔聞不以爲意其聰記强識半面不忘每有所召或單稱姓或單稱名無有誤者後有選人魯漫漢自言猥賤獨不見識愔曰卿前在元子思坊騎禿尾草驢經見我不下以方麴鄶面我何不識卿漫漢驚服又調之曰名以禮定漫漢果自不虛又令吏唱人名誤以盧士琛爲士深士琛自言愔曰盧郎潤朗所以比玉自尚公主後衣紫羅袍金鏤大帶遇李廐頗以爲恥謂曰我此衣服都是內裁既見子將不能無愧及居端揆經綜機衡千端萬緒神無滯用自天保五年已後一人喪德維持匡救實有賴焉每天子臨軒公卿拜授施號發令宣揚詔冊愔辭氣温辯神儀秀發百寮觀聽莫不悚動自居大位門絕私交輕貨財重仁義前後賞賜積累巨萬散之九族架篋之中唯有書數千卷太保平原王隆之與愔隣宅嘗見其門外有富胡數人謂左右曰我門前幸無此物性周密畏慎恒若不足每聞後命愀然變色文宣大漸以常山長廣二王位地親逼深以後事爲念愔與尚書左僕射平秦王歸彥侍中燕子獻黃門侍郎鄭子默受遺詔輔政並以二王威望先重咸有猜忌之心初在晉陽以大行在殯天子諒闇議令常山王在東館欲奏之事皆先諮決二旬而止仍欲以常山王隨梓宮之鄴留長廣鎮晉陽執政復生疑貳兩王又俱從至于鄴子獻立計欲處太皇太后於北宮政歸皇太后又自天保八年已來爵賞多濫至是愔先自表解其開封王諸叨竊榮恩者皆從黜免由是嬖寵失職之徒盡歸心二叔高歸彥初雖同德後尋反動以疎忌之跡盡告兩王可誅渾天和又每云若不誅二王少主無自安之理宋欽道面奏帝稱二叔威權既重宜速去之帝不許曰可與令公共詳其事愔等議出二王爲刺史以帝仁慈恐不

可所奏乃通敬皇太后具述安危有宮人季昌儀者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之妻坐仲密事入宮太后與昌儀宗情甚相昵愛太后以敬視之昌儀密白太皇太后愔等又議不可令二王俱出乃奏以長廣王爲大司馬幷州刺史常山王爲太師錄尚書事及二王拜職於尚書省大會百寮愔等並將同赴子默止之云事不可量不可輕脫愔云吾等至誠體國豈有常山拜職有不赴之理何爲忽有此慮長廣旦伏家僮數十人於錄尚書後室仍與席上勳貴數人相知幷與諸勳胄約行酒至愔等我各勸雙盃彼必致辭我一曰捉酒二曰捉酒三曰何不捉兩輩卽捉及宴如之愔大言曰諸王反逆欲殺忠良邪尊天子削諸侯赤心奉國未應及此常山王欲緩之長廣王曰不可於是愔及天和欽道皆被拳杖亂毆擊頭面血流各十人持之使薛孤延康買執子默於尚藥局子默曰不用智者言以至於此豈非命也二叔率高歸彥賀拔仁斛律金擁愔等唐突入雲龍門見都督叱利騭招之不進使騎殺之開府成休寧拒門歸彥喻之乃得入迭愔等於御前長廣王及歸彥在朱華門外太皇太后臨昭陽殿太后及帝側立常山王以塼叩頭進而言曰臣與陛下骨肉相連楊遵彥等欲擅朝權威福自已自王公以還皆重足屏氣共相脣齒以成亂階若不早圖必爲宗社之害臣與湛等爲國事重賀拔仁斛律金等惜獻皇帝業共執遵彥等領入宮未敢刑戮專輒之失罪合萬死帝時嘿然領軍劉桃枝之徒陛衛叩刀仰視帝不睨之太皇太后令邽仗不肯又厲聲曰奴輩卽今頭落乃邽因問楊郎何在賀拔仁曰一目已出太皇太后愴然曰楊郎何所能留使不好邪乃讓帝曰此等懷逆欲殺我二兒次及我耳何縱之帝猶不能言太皇太后怒且悲王公皆泣太

皇太后曰豈可使我母子受漢老嫗斟酌太后拜謝常山王叩頭不止太皇太后謂帝何不安慰爾叔帝乃曰天子亦不敢與叔惜豈敢惜此漢輩但願乞兒性命兒自下殿去此等任叔父處分遂皆斬之長廣王以子默昔讒已作詔書故先拔其舌截其手太皇太后臨愒喪哭曰楊郎忠而獲罪以御金爲之一眼親內之曰以表我意常山王亦悔殺之先是童謠曰白羊頭髦禿羖觿頭生角又曰羊羊喫野草不喫野草遠我道不遠打爾腦又曰阿麼姑禍也道人姑夫死也羊爲愒也角爻爲用刀道人謂廢帝小名太原公主嘗作尼故曰阿麼姑愒子獻天和皆尚帝姑故曰道人姑夫云於是乃以天子之命下詔罪之罪止一身家口不問復尋簿錄五家王晞固諫乃各沒一房孩幼盡死兄弟皆除名遵彥死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鴻臚少卿林之私謂人曰將涉千里殺麒麟而築甕驢可悲之甚愒所著詩賦表奏書論甚多誅後散失門生鳩集所得者萬餘言

燕子獻字季則廣漢下洛人少時相者謂曰使役在朝大富貴在外及趙後遇周文於關中創業用爲典籤將命使於蠕蠕子獻欲驗相者之言來歸神武見之大悅神武舊養韓長鸞姑爲女是爲陽翟公主遂以嫁之甚被待遇文宣時官至侍中濟南即位委任彌重除尚書右僕射子獻素多力頭少髮當狠狽之際排衆走出省門舁律光逐而禽之子獻歎曰丈夫爲計遲遂至此天統五年追贈司空天和事見元傳

鄭頤字子默彭城人高祖據魏彭城太守自滎陽徙焉頤聰敏頗涉文義而邪險不良初爲太原公東閤祭酒天保世稍遷中書侍郎與宋欽道特相友愛欽道每師事之楊愔始惡宋鄭不爲之禮

俄而自結人主稍不可制欽道舊與濟南赦卿共相引致無所不言乾明初拜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二人權將楊愔相埒愔見害之時邢子才流涕曰楊令君雖其人死日恨不得一隹伴頤後與愔同詔追贈殿中尚書廣州刺史頤弟抗字子信頗有文學武平末兼左右郎中待詔文林館

楊敷字文衍播族孫也高祖暉洛州刺史贈恒農公謐曰簡曾祖恩河間太守祖鈞博學強識頗有幹用位七兵尚書北道行臺恒州刺史懷朔鎮將贈侍中司空公進封臨貞縣伯謐曰恭父暄字宣和性通朗強識有學位諫議大夫以別將從廣陽王深征葛榮遇害贈殿中尚書華州刺史敷少有志操重然諾人景慕之魏建義初襲祖鈞爵臨貞縣伯稍遷廷尉少卿斷獄以平允稱周孝閔踐阼進爵為侯天和中為汾州刺史進爵為公齊將段孝先率衆來寇城陷見禽齊人方任用之敷不為屈遂以憂憤卒於鄴子素素字處道少落拓有大志不拘小節世人多未之知唯從祖寬深異之每謂子孫曰處道逸羣絕倫非常之器非汝曹所逮後與安定牛弘同志好學研精不倦多所通涉善屬文工草隸書頗留意風角美鬚髯有英傑之表周大冢宰宇文護引為中外記室轉禮曹加大都督周武帝親總萬機表以其父守節陷齊未蒙朝命上表申理至於再三帝大怒命左右斬之素又言曰臣事無道天子死其分也帝嘉其言贈敷使持節大將軍譙廣復三州刺史謚曰忠壯拜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漸見禮遇常令為詔下筆立成詞義兼美帝嘉之謂曰善相自勉勿憂不富貴素應聲曰臣但恐富貴來逼臣臣無心圖富貴及平齊之役素請率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

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屯兵雞棲原齊王以大軍至憲懼宵遁爲齊兵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苦戰憲僅而獲免齊平加上開府改封成安縣公尋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行東楚州事封弟愼爲義安侯陳將樊毅築城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城宣帝卽位襲父爵臨貞縣公以弟約爲安成公尋從韋孝寬狥譙南及隋文帝爲丞相素深自結納帝甚器之以爲汴州刺史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榮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應迥素不得進帝拜素大將軍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位柱國封清河郡公以弟岳爲臨貞公及隋受禪加上柱國拜御史大夫其妻鄭氏性妬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爲皇后鄭氏奏之由是坐免上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遣之素居永安造大艦名曰五牙上起樓五層高百五十尺容戰士八百人旗幟加於上次曰黃龍置兵百餘人自餘平乘艨艟等各有差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趨三峽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嶮峭諸將患之素曰彼則負勝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吾灘流迅激制不由人則吾失其便乃夜掩之素親率黃龍十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趣白沙北岸北明而至擊之欣敗虜其衆勞而遣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悅素率水軍東下舟艦被江旌甲耀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懼曰清河公卽江神也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纜巖綴鐵鎖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鎖仲肅復據荊

州之延洲素遣巴蛇卒數千乘五牙四艘以檣竿碎賊十餘艦遂大破之仲肅謹以身免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荊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請降素下至漢口與秦孝王會乃還拜荊州總管進爵郢國公眞食長壽縣千戶以其子玄感爲儀同三司玄奘爲清河郡公賜物萬段粟萬石加之金寶又賜陳王妹女妓十四人素言於上曰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逆人王誼前封郢臣不願與同於是改封越國公尋拜納言轉內史令俄而江南人李稜等爲亂以素爲行軍總管討之帝命平定日男子悉斬女婦賞征人在陣免者從賊賊朱莫問自稱南徐州刺史以盛兵據京口素舟師入自楊子津進擊破之晉陵顧世興自稱太守與其都督鮑遷等復來拒戰素逆擊破之執遷虜三千餘人進擊無錫賊帥葉晧又平之吳郡沈玄懺沈傑等以兵圍蘇州刺史皇甫績頻戰不利素率衆援之玄懺勢迫走投南沙賊帥陸孟孫素擊孟孫於松江大破之禽孟孫玄懺黝歙賊帥沈雪沈能據柵自固又攻拔之江浙賊高智慧自號東揚州刺史吳州總管五原公元契鎮會稽以其兵盛而降之智慧盡屠其衆契自殺智慧有船艦千餘艘屯據要害兵甚勁素擊之自旦至申苦戰破之智慧逃入海蹯之從餘姚沈海趣永嘉智慧來拒戰素擊走賊帥汪文進自稱天子據東陽署其徒蔡道人爲司空守樂安素進討悉平之又破永嘉賊帥沈孝徹於是步道向天台指臨海郡逐捕遺逸前後百餘戰智慧遁守閩越上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上開府賜綵八千段素以餘寇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詔以素爲元帥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自以

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伍素汎海奄至國慶遑懼棄州走
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時南海先有五六百家居水爲亡命號曰
遊艇子智慧國慶欲徃依之素乃密令人說國慶令斬智慧以自
效國慶乃斬智慧於泉州自餘支黨悉降江南大定上遣左領軍
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拜素子玄獎儀同
賜黃金四十斤加銀錁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
田百頃宅一區代蘇威爲尚書右僕射與高熲專掌朝政素性疎
而辯高下在心朝貴之內頗推高熲敬牛弘厚接薛道衡視蘇威
冀如也自餘朝臣多被陵轢其才藝風調優於高熲至於推誠體
國處物平當有宰相識度不如熲遠矣尋令素監營仁壽宮素遂
夷山堙谷督役嚴急作者多死宮側時聞鬼哭及宮成上令高熲
前視奏稱頗傷綺麗大損人丁帝不悅素懼即於北門啟獨孤皇
后曰帝王法有離宮別館今天下太平造一宮何足損費后以此
理諭上上乃解於是賜錢百萬綿絹三千段開皇十八年突厥達
頭可汗犯塞以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塞討之賜物二千段黃
金百斤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與鹿
角爲方陣騎在內素曰此乃自固之道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
騎陣達頭聞之大喜以爲天賜下馬仰天而拜率精騎十餘萬至
素奮擊大破達頭被重創而遁衆號哭而去優詔賜縑二萬匹及
萬釘寶帶加子玄感位大將軍玄獎玄縱積善竝上儀同素多權
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犯令者立斬無所寬
貸每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不下數十流血
盈前言笑自若及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
而還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

必先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素時貴倖言無不從其從素征伐者微功必錄至於他將雖大功多爲文吏所譖却故素雖嚴忍士亦以此願從二十年晉王廣爲靈朔道行軍元帥素爲長史王甲躬交素及爲太子素之謀也仁壽初代高頻爲尚書左僕射賜良馬十匹牝馬二百匹奴婢百口其年以素爲行軍元帥出雲中擊突厥連破之突厥走追至夜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幷降突厥二人與虜竝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是突厥遠遁磧南無復虜庭以功進子玄感位柱國玄縱爲淮南郡公賞物二萬段及獻皇后崩山陵制度多出於素上善之下詔曰君爲元首臣則股肱共理百姓義同一體上柱國尚書左僕射仁壽宮大監越國公素志度恢弘機鑒明遠懷佐時之略包經國之才王業初基霸圖肇建策名委質受脤出師禽翦凶魁克平虢鄭頻承廟筭楊斧江表每稟戎律長驅塞垣南指而吳越肅清北臨而獯獫摧服自居端揆參賛機衡當朝正色直言無隱論文則詞藻從橫語武則權奇間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處夙夜無怠獻皇后奄離六宮遠日云及塋兆安厝委素經紀然窆事依禮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於素義存奉上情深體國欲使幽明俱泰永保無窮以爲陰陽之書聖人所作禍福之理特須審愼乃遍歷川原親自占擇志圖元吉孜孜不已遂得神皐福壤營建山陵論素此心事極誠孝豈與平戎定寇比其功業若不加褒賞何以申茲勸厲可別封一子義康郡公邑萬戶子子孫孫承襲不絕餘如故幷賜田三十頃絹萬匹米萬石金鉢一實以金銀鉢一實以珠幷綾錦五百段時素貴寵日隆其弟紹從父文思弟紀及族父昇並尚書列卿諸子無汗馬勞位

枉國刺史家僮數千後庭妓妾曳綺羅者以千數第宅華侈制擬宮禁有鮑亨者善屬文殷胄者工草隸並江南士人因高智慧沒爲奴親戚故吏布列清顯其盛近古未聞煬帝初爲太子忌蜀王秀與素謀之搆成其罪後竟廢黜朝臣有違忤者雖至誠體國如賀若弼史萬歲李綱柳彧等素皆陰中之若有附會及親戚雖無才用必加進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惟兵部尚書柳述以帝壻之重數於上前面折素大理卿梁毗抗表言素作威作福上慚疎忌之後因出敕曰僕射國之宰輔不可躬親細務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評論大事外示優崇實奪之權終仁壽之末不復通判省事上賜王公以下射素箭爲第一上手以外國所獻金犀盤價直巨萬以賜之四年從幸仁壽宮宴賜重疊及上不豫素與兵部尚書柳述黃門侍郎元巖等入侍疾時皇太子入居太寶殿慮上有不諱須豫防擬乃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條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潛送於上上覽而大恚所寵陳貴人又言太子無禮上遂發怒欲召廢人勇太子謀之素素矯詔追東宮兵士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取宇文述郭衍節度又令張衡侍疾上以此日崩由是頗有異論會漢王諒反遣茹茹天保往東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躰子弁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潛於渭口宵濟比明擊之天保敗躰子懼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計日破賊皆如所量帝於是以素爲幷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築絶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以奇兵深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諒所署介州刺史梁修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清源去幷州三十里諒率其

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來拒戰又擊破之禽蕭摩訶退保幷州素進兵圍之諒窮而降餘黨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約賫手詔勞素素上表陳謝其月還京師從駕幸洛陽以素領營東京大監以平諒功拜其子萬石仁行姪玄挺皆儀同三司賫物五萬段羅綺千匹諒之妓妾二十人大業元年遷尚書令賜東京甲第一區物二千段壽拜太師餘官如故前後賞賜不可勝計明年拜司徒改封楚公眞食二千五百戶其年病薨謚曰景武贈光祿大夫太尉公弘農河東絳郡臨汾文城河內汲郡長平上黨西河十郡太守給輼輬車班劍三十人前後部羽葆鼓吹粟麥五千石物五千段鴻臚監護喪事帝又下詔立碑以彰盛美素嘗以五言詩七百字贈番州刺史薛道衡詞氣新拔風韻秀上爲一時盛作未幾而卒道衡歎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若是乎集十卷素雖有建立策及平楊諒功然特爲帝猜忌外示殊禮內情甚薄太史言楚分野有大喪因改封素於楚寢疾之日帝每令名醫診候賜以上藥然密問醫人恒恐不死素又自知名位已極不肯服藥亦不將愼每語弟約曰我豈須吏活邪素貪財營求產業東西京居宅侈麗朝毀夕復營繕無已爰及諸方都會之處邸店水碓田宅以千百數時議以此鄙之子玄感

玄感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唯素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美鬚髯儀貌雄俊好讀書便騎射弱冠以父軍功位柱國與其父俱爲第二品朝會則齊列後文帝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纖介必知吏人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拜鴻臚卿襲爵楚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

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後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內不自安遂與諸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達升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以告兵部尚書段文振振以白帝帝嘉之謂羣臣曰將門有將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頗預朝政帝征遼東令玄感於黎陽督運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懷義等謀不時進發帝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石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召之時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僞爲使從東方來謬稱護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縣閉城大募勇夫於是取騶布爲牟甲署置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爲名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爲黎州刺史趙懷義爲衛州刺史河內郡主簿唐禕爲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洛陽唐禕至河內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戶部尚書樊子蓋等勒兵備禦修武縣人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度河從亂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務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父老競致牛酒玄感屯兵尚書省每有誓衆曰我身爲上柱國家累巨萬金至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家滅族者爲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悅詣轅門請自效者日數千及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桐宮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內不能一二披陳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茲區宇在璇璣以齊七政握金鏡以馭六龍無爲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乂

今上纂承寶曆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紂人敗德頻年肆眚盜賊
於是滋多所在修營人力爲之凋盡荒淫酒色于女必被其侵殃
玩鷹犬禽獸皆雕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
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塡溝壑骸骨蔽原野黃河之
北則千里無烟淮江之間則鞠爲茂草哀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
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爲我輔弼之所以上
稟先旨下順人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有感應士
卒用命如赴私讐人庶相趨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
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爲心勿拘小禮自始伊戚
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潛然言無所具遂進逼東都城刑部尚
書衛玄率衆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二萬度灞涘挑戰玄感僞
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沒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
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
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嗜
嗚叱咤所當莫不震慴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
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間戰十
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
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
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
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與前戶部尚書李子雄計曰屈突通驍兵
事若度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
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
破陵玄感爲兩軍西拒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大戰玄感
軍頻北復與子雄計子雄勸之直入關中開永豐倉振貧乏三輔

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爲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已破東都取關西守文逌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絶敵人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爲然留攻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陳於薰杜原諸軍大敗之玄感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叱之皆懼而返走至葭蘆戍窘迫獨與弟積善步行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殺我積善殺之因自刺不死爲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獎爲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爲郡丞周旋玉所殺玄縱弟萬石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

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石弟仁行官至朝議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爲梟氏詔可之玄感之亂有趙元淑者預謀誅又有劉元進亦舉兵應之元淑博陵人父世模初從高寶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寧居京兆之雲陽隋文帝踐阼恒典宿衛後從晉王伐陳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三千段元淑性疎誕不事產業家徒壁立後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爲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每求賢夫聞元淑亦慕之及至其家服玩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元淑所未見也及出連又致殷勤元淑再三來宴樂更移於前因問所須盡買與之元淑致拜連復拜求以女妻之元淑感而納焉遂爲富人從楊素平楊諒以功進位柱國歷德州刺史頼川太守並有威惠入爲司農卿玄感有異志遂與結

交遊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光祿大夫封葛國公明年帝復征
高麗以元淑鎮瞗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鴈所逃歸路經瞗
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見玄縱對哭極歡因與通謀幷受玄縱賂
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
籍沒其家元進餘杭人少好任俠爲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
垂過膝屬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遂聚亡命會
玄感起於黎陽元進應之旬月衆至數萬將度江而玄感敗吳郡
朱燮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爲王據吳郡稱
爲天子以燮崇俱爲僕射置百官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
俱羅討焉爲緒所敗朱燮戰死俄而緒俱羅竝得罪江都郡丞王
世充發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
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
數日失石所在世充度江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
懼將棄營遇返風火轉元進衆懼燒而退世充大破之元進及崇
俱爲世充所殺世充坑其衆於黃亭澗死者三萬人其後董道沖
沈法興李子通等竝乘此而起素母弟約

約字惠伯童兒時嘗登樹墜地爲奄傷由是竟爲宦者性如沈靜
内多譎詐好學强記素友愛之凡有所爲先籌於約而行在周末
以素軍功賜爵安成縣公拜上儀同三司文帝受禪歷位長秋卿
鄜州刺史宗正大理二少卿時皇太子無寵晉王廣規奪宗以素
幸於上而雅信約乃用張衡計遣宇文述大以金寶賂約因通王
意説之曰夫守正履道固人臣之常致反經合義亦達者之令圖
自古賢人君子莫不與時消息以避禍患公兄弟功名蓋世用事
有年朝臣以足下家所屈辱者可勝數哉又儲宮以所欲不行每

切齒於執政公雖自結於人主而欲危公者亦多矣王上一旦棄
羣臣公亦何以取庇今皇太子失愛於皇后王上素有廢黜之心
此公所知也今若請立晉王在賢兄之口耳誠能因此時建大功
王必鎮銘於骨髓斯則去累卵之危成太山之安也約然之以白
素素本凶險聞之大喜乃撫掌曰吾智慧殊不及此賴汝起予約
知其計行復謂素曰今皇后之言上無不用宜因機會早自結託
子用事恐禍至無日素遂行其策太子果廢及晉王入東宮引約
爲左庶子封修武公進位大將軍及帝崩遺詔入京易留守者繼
殺庶人勇然後陳兵發凶問煬帝聞之曰令兄之弟果堪大任即
位數日拜內史令約有學術達時務帝甚任之後加右光祿大
夫及帝在東都令約詣京師享廟行至華陰見其先墓遂留不反
哭爲憲司所劾坐免官尋拜漸陽太守其兄子玄感時爲禮部尚
書與約恩義甚篤既愴分離形於顏色帝謂曰公比憂瘁得非爲
叔也玄感再拜流涕曰誠如聖旨帝亦思約廢立功由是徵入朝
未幾卒素子玄挺後之

穆字紹叔暄弟也仕魏華州別駕孝武末弟寬請以澄城縣伯讓
景則偉容儀有才行位北雍州刺史政尚寬惠夷夏安之後從破
齊神武於沙苑封夏陽縣侯位開府儀同三司華州刺史卒諡靜
子異字文殊美風儀有器局髫齔就學日誦千言見者奇之九歲
丁父憂哀毀過禮殆將滅性及免喪之後絕慶弔閉戶讀書數年
之間博涉書記周閔帝時爲寧都郡太守甚有能名賜爵樂昌縣

子後數以軍功進爵爲侯隋文帝作相行濟州事及踐阼拜宗正少卿加上開府蜀王秀之鎮益州也朝廷盛選綱紀以异方直拜益州總管長史壽遷西南道行臺兵部尚書後歷宗正卿刑部尚書出爲吳州總管甚有能名時晉王廣鎮揚州詔令异每歲一與王相見評論得失規諫疑闕卒於官子虔遜

寬字蒙仁儉弟也少有大志每與諸兒童遊處必擇高大之物坐之見者咸異焉及長頗解屬文尤尚武藝弱冠除奉朝請父鈞出鎮恒州請隨從展效乃授高闕戍主既而蠕蠕亂其主阿那壞奔魏魏帝詔鈞衛送寬亦從行時北邊賊起攻圍鎮城鈞卒城人等推寬守禦尋而城陷寬乃北走蠕蠕後討六鎮賊破寬始得還朝廣陽王深與寬素相昵深犯法得罪寬被逮捕孝莊時爲侍中與寬有舊藏之於宅遇赦得免除宗正丞北海王顥少相器重時爲大行臺北征葛榮欲啟寬爲左丞寬辭以孝莊厚恩未報義不見利而動顥未之許顥妹壻李神軌謂顥曰匹夫猶不可奪志況義士乎乃止孝莊踐阼累遷洛陽令以都督從太宰上黨王元天穆討平邢杲師未還屬元顥入洛莊帝出居河内天穆懼集諸將謀之寬勸天穆徑取成皐會兵伊洛天穆然之乃趣成皐令寬與尒朱兆爲後拒尋以衆議不同乃回赴石濟寬夜行失道遂後期諸將咸言寬少與北海周旋今不來矣天穆答曰楊寬非輕去就者也吾當謂諸君明之言訖候騎白寬至天穆撫髀而笑曰吾固知其必來遽出帳迎握其手曰是所望也與天穆俱謁孝莊於大行仍爲都督從平河内進圍北中時梁陳慶之爲顥勒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頗欲相見不寬答僕兄既力屈凶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

天穆聞之自此彌敬孝莊反正除太府卿華州大中正封澄城縣
伯尒朱榮被誅其從弟世澄等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使持節
大都督隨機捍禦世隆謂寬曰嘗豈忘太宰見愛以禮入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之節及尒朱兆陷洛陽
因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皐奔梁至建鄴聞莊帝弒崩寬
發喪盡禮梁武義之葬而禮送還孝武初除給事黃門侍郎孝武
與齊神武有隙遂召募驍勇廣增宿衛以寬爲閤內大都督專總
禁旅從孝武入關兼吏部尚書錄從駕勳進爵華山郡公大統初
遷太子太傅五年除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東雍州刺
史卽本州也廢帝初爲尚書左僕射將作大監坐事免周明帝初
拜大將軍從賀蘭討吐谷渾破之別封宜陽縣公除小冢宰轉御
正中大夫武成二年詔寬與麟趾殿學士參定經籍寬性通敏有
器幹頻牧數州號稱清簡歷居臺閣有當官之譽然與柳機不協
案成其罪時論頗以此譏之保定元年除總管梁興等十九州諸
軍事梁州刺史薨於州贈華陝虞上潞五州刺史諡曰元子文恩
文恩字温仁在周年十一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尋
以父功封新豐縣子天和初行武都太守十姓獠反文恩討平之
復行翼州事党項羌叛文恩又討平之進擊資中武康隆山等生
獠及東山獠並破之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武帝攻拔晉州授
上儀同三司改封承寧縣公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
舉討之戰於壽井在任禽叔仁又別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後累
以軍功遷果毅左旅下大夫隋文帝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
於武陟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其將李儁遂解懷州圍破尉遲
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

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復爲魏州刺史甚有惠政及去職吏人
思之爲立碑頌德轉冀州刺史煬帝嗣位徵爲戶部尚書轉納言
改授右光祿大夫從幸江都宮以足疾不堪趨奏復授戶部尚書
位右光祿大夫卒官謚曰定初文恩當襲父爵自以非嫡遂讓弟
紀當世多之紀字温範少剛正有器局在周襲爵華山郡公累遷
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周法尚遇擊
走之以功進開府入爲虞部下大夫文帝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
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大將軍歷資州刺史宗正少卿坐事
除名後尋復其爵位拜熊州刺史改封上明郡公除宗正卿兼給
事黄門侍郎判禮部尚書事遷荆州總管卒謚曰恭

論曰楊播兄弟俱以忠毅謙謹荷内外之任公卿牧守榮赫累朝
所謂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言色恂恂出於誠至恭德慎行爲世
師範漢之陳紀門法所不過焉後魏以來一門而已諸子秀立青
紫盈門積善之慶蓋有憑也及逆胡擅朝淫刑肆毒以斯族而遇
斯禍何報之反哉惜雅道風流早同摽致公望人物所推夫處亂
虐之世當機衡之重朝有善政是也及寄天下之命託六尺之孤
旬朔未幾身亡君辱進不能送往事居觀幾衛王退不能保身全
名辭寵招福朝廷之釁既已仗義斷恩猜忌之塗無容推心受亂
是知變通之術非所長也處道少而輕俠俶儻不羈兼文武之資
包英奇之略志懷遠大以功名自許屬隋文帝將清六合委以腹
心之寄掃祆氛於斗牛江海恬波摧驍猛於龍庭匈奴遠遁若其
夷凶靜亂功臣莫居其右覽其奇策高文足爲一時之傑然以智
許自立不由仁義之道阿諛時主高下其心營構離宮陷君於奢
侈讒廢冢嫡致國於傾危終使宗廟丘墟市朝霜露究其禍敗之

源實乃素之由也玄感宰相之子荷恩二世君之失德當竭腹心未議致身先圖問鼎假稱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昆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約外示温柔内懷狡竿爲蛇畫足終傾國本俾無遺育不亦宜哉寬間關夷嶮竟以功名自卒文恩能以爵讓其殆仁乎

列傳第二十九終

[illegible]氏圖書印

北史卷四十二

列傳第三十

王肅

劉芳 孫逖 芳從子懋

常爽 孫景

王肅字恭懿琅邪臨沂人也父奐齊雍州刺史南史有傳肅少聰辯涉獵經史頗有大志仕齊位祕書丞父奐及兄弟竝爲齊武帝所殺太和十七年肅自建鄴來奔孝文時幸鄴聞其至虛衿待之引見問故肅辭義敏切辯而有禮帝甚哀惻之遂語及爲國之道肅所陳說深會旨帝促席移景不覺坐之疲也肅因吉蕭氏危亡之兆可以乘機帝於是圖南之規轉銳器重禮遇日有加焉親貴舊臣莫之間也或屏左右談說至夜分不罷肅亦盡忠輸誠無

[illegible]氏圖書印

隱避自謂君臣之際猶孔明之遇玄德也尋除輔國大將軍長史賜爵開陽伯肅固辭伯爵許之詔肅討齊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等其從肅行者六品以下聽先擬用以後聞若投化人聽五品已下先即優授肅至義陽平破賊軍除持節都督豫州刺史揚州大中正肅善撫接甚有聲稱尋徵入朝帝手詔曰不見君子中心如醉一日三歲我勞如何設館華林拂席相待卿欲以何日發汝墳也又詔曰肅丁荼虣世志等伍胥窮踰再朞蔬緼不改有司依禮喻解爲裁練禫之制二十年七月帝以久旱不雨輟膳百寮效之帝在崇虛樓遣舍人問肅對曰伏承陛下輟膳已經三日羣臣不敢自寧臣聞堯水湯旱自定之數須聖人以濟未聞由聖以致災是以國儲九年以禦九年之變昨四郊之外已蒙滂澍唯京城之內微爲少澤蒸庶未闕一飧陛下輟膳三日臣庶惶惶無復情地帝遣答曰雖不食數朝猶然無感朕誠心未至之所致也朕志確然死而後已是夜霖雨大降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鎮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讓不許詔加鼓吹一部初齊之收肅父奐也奐司馬黃瑤起攻奐殺之二十二年平漢陽瑤起爲輔國將軍特詔以付肅使紓泄哀情孝文崩遺詔以肅爲尚書令與咸陽王禧等同爲宰輔徵會駕魯陽肅至遂與禧參同謀謨自魯陽至京洛行途喪紀委肅參量憂勤經綜有過舊戚禧兄弟竝敬昵之上下稱爲和輯唯任城王澄以其起自羇遠一旦在已之上每謂人曰朝廷以王肅加我上尚可從叔廣陵宗室尊宿歷任內外云何一朝令肅居其右也肅聞恒降避之尋爲澄所奏劾稱肅謀叛事尋申釋詔肅尚陳留長公主本劉昶子婦彭城公主也賜錢二十萬帛三千疋肅奏考

以顯能陟由績著升明退闇於是乎在自百寮曠察四稔于茲請依舊例考檢能否從之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與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屯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圖壽春肅進師討擊大破之禽叔獻走蕭懿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侯尋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咸得其心清身好施簡絕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然性微輕恥願以功名自許護疵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年三十八宣武爲舉哀給東園祕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匹布五百匹蠟三百斤并問其下遷遠近專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又詔曰社預之歿空於首陽司空李沖履冲是託顧瞻斯所亦二代之九原也故

揚州刺史肅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於沖預兩墳之間使之神遊相得也贈侍中司空公有司奏以肅貞心大度宜謚匡公詔謚宣簡明帝初詔爲肅建碑銘自晉氏喪亂禮樂崩亡孝文雖釐革制度變更風俗其間樸略未能淳也肅明練舊事處心受委朝儀國典咸自肅出子紹襲紹字三歸位中書侍郎卒贈徐州刺史子遷襲齊受禪爵通例降紹弟理孝靜初得還朝位著作佐郎紹肅前妻謝生也肅臨薨謝始攜女及紹至壽春宣武納其女爲夫人明帝又納紹女爲嬪肅弟康字文政涉獵書史微有兄風宣武初攜兄子誦翊衍等入魏拜中書侍郎卒幽州刺史贈征虜將軍徐州刺史誦字國章肅長兄融之子學涉有文才神氣清儁風流甚美歷位散騎常侍右將軍光祿大夫幽州刺史長兼祕書監給事黃門侍郎

明帝崩靈太后之立幼主也於時大赦誦宣讀詔書言制抑揚風
神疎秀百寮傾屬莫不歎美孝莊初於河陰遇害贈尚書左僕射
司空公謚曰文宣子孝康尚書郎中孝康弟儁賦性清雅頗有文
才齊文襄王中外府祭酒誦弟行字文舒名行器藝亞於誦位光
祿大夫廷尉卿揚州刺史大中正度支七兵二尚書太常卿出爲
散騎常侍西兗州刺史爲仆朱仲遠所禽以其名望不害令騎牛
從軍久乃見釋還洛孝靜初位侍中卒赦給東園祕器贈尚書令
司徒公謚曰文獻行篤於交舊有故人竺虢於西兗州爲仲遠所
害其妻子饑寒行置於家累年贍恤世人稱其敦厚翊字子游肅
次兄深子也風神秀立好學有文才位中書侍郎頗銳於榮利結
婚於元叉爲濟州刺史清靜有政績入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
夫領國子祭酒卒贈司空公徐州刺史子琛武定中儀同開府記

室參軍

劉芳字伯文彭城叢亭里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六世祖訥晉司
隸校尉祖該宋青徐二州刺史父邕宋兗州長史芳出後宋東平
太守遜之邕同劉義宣之事身死彭城芳隨伯母房逃竄青州會
赦免舅元慶爲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建威府司馬爲文秀所殺芳
母子入梁鄒城慕容白曜南討青齊梁鄒降芳北徙爲平齊人時
年十六南部尚書李敷妻司徒崔浩之弟女芳祖母浩之姑也芳
至京師前敷門崔恥老流播拒不見之芳雖處窮窘之中而業尚
貞固聰敏過人篤志文典晝則傭書以自資給夜則誦經不寢至
有易衣併日之弊而澹然自守不急急於榮利不戚戚於貧賤乃
著窮通論以自慰常爲諸僧傭寫經論筆迹稱善卷直一縑歲中
能入百餘疋如此數年賴以頗振由是與德學大僧多有還往時

有南方沙門慧度以事被責未幾梟亡芳因緣聞知文明太后召入禁中鞭之一百時中官李豐王其始末知芳篤學有志行言之於太后微愧於心會齊使劉繽至芳之始族兄也擢芳兼主客郎與繽相接拜中書博士後與崔光宋弁邢產等俱爲中書侍郎俄而詔芳與產入授皇太子經遷太子庶子兼員外散騎常侍從駕洛陽自在路及旋京師恒侍坐講讀芳才思深敏特精經義博聞强記兼覽蒼雅尤長音訓辨析無疑於是禮遇日隆賞賚豐渥俄兼通直常侍從駕南巡撰述行事尋而除正王肅之來奔也孝文雅相器重朝野屬目芳未及相見嘗宴羣臣於華林肅語次云古者唯婦人有笄男子則無笄芳曰推經禮正文古者男子婦人俱有笄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笄如此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禮初遭喪男子免時則婦人髽男子冠時則婦人笄言俱時變男子婦人免髽冠笄之不同也又冠尊故奪其笄且互言也非謂男子無笄又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雞初鳴櫛纚笄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高祖稱善者久之肅亦以芳言爲然曰此非劉石經也昔漢世造三字石經於太學學者文字不正多往質焉芳音義明辯疑者皆往詢訪故時人號爲劉石經酒闌芳與肅俱出肅執芳手曰吾少來留意三禮在南諸儒亟共討論皆謂此義如吾向言今聞往釋頓祛平生之惑芳理義精贍類皆如是孝文遷洛路由朝歌見殷比干墓愴然悼懷爲文以弔之芳爲注解表上之詔曰覽卿注殊爲富博但文非屈宋理慙張賈既有雅致便可付之集書詔以芳經學精洽超遷國子祭酒以母憂去官帝征宛鄧起爲輔國將軍太尉長史從太尉咸陽王禧攻南陽齊將裴叔業入寇徐州疆場之人頗懷去就帝憂

之以芳爲散騎常侍國子祭酒徐州大中正行徐州事後兼侍中從征馬圈孝文崩於行宮及宣武卽位芳手加哀冕孝文襲斂暨于啟祖山陵練祭始末喪事皆芳撰定咸陽王禧等奉申遺旨令芳入授宣武經及南徐州刺史沈淩外叛徐州大水遣芳撫慰振恤之尋正侍中祭酒中正竝如故芳表曰夫爲國家者罔不崇儒尊道學敎爲先唐虞以往典籍無據隆周以降任居武門蔡氏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武門左今之祭酒則周師氏洛陽記國子學宮與天子宮對太學在開陽門外案學記云古之王者建國親人敎學爲先鄭氏注內則設師保以敎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由斯而言國學在內太學在外明矣臣謂今旣徙縣崧瀍皇居伊洛宮闕府寺僉復故趾至於國學豈宜舛錯枝量舊事應在宮門之左至如太學基所見存仍舊營構又云太初太和二十年發敕立四門博士於四門置學臣案自周以上學唯以二或尚東或尚西或貴在國或貴在郊爰暨周室學蓋有六師氏居內太學在國四小在郊禮記云周人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四郊禮又云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焉云四學周四郊之虞庠也大戴保傅篇云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帝入南學尚齒而貴信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帝入北學尚貴而尊爵帝入太學承師而問道周之五學於此彌彰案鄭注學記周則六學所以然者注云內則設師保以敎使國子學焉外則有太學庠序之官此其證也漢魏已降無復四郊謹尋先旨宜在四門案王肅注云天子四郊有學去都五十里考之鄭氏不云遠近今太學故坊基趾寬廣四郊別置相去遼闊檢督難周計太學坊幷作四門猶爲太曠以臣愚量同處無嫌且今時制置多循中代未審四學應從古不求集

儒禮官議其定所從之遷中書令祭酒如故出除青州刺史爲政
儒緩不能禁止姦盜然廉清寡欲無撓公私還朝議定律令芳斟
酌古今爲大議之主其中損益多芳意也宣武以朝儀多闕其一
切諸議悉委芳修正於是朝廷吉凶大事皆就諮訪焉轉太常卿
芳以所置五郊及日月之位去城里數於禮有違又靈星周公之
祀不應隸太常乃上疏曰臣聞國之大事莫先郊祀郊祀之本寔
在審位臣學謝全經業乖通古豈可輕薦瞽言妄陳管說竊見所
置壇祠遠近之宜考之典制或未允衷既曰職司請陳膚淺孟春
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郊也賈逵云東
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玄孟春令注云王居
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盖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玄別
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
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
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火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
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玄云南郊火帝七里因火數也此又
七里之郊也王肅云南郊七里之審據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
也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中兆黃帝
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鄭玄云中郊西南未地
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云以
迎秋於西郊盧植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昊九里許
慎云西郊九里郊也鄭玄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郊九里
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
北郊水帝顓頊六里許慎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去都城

六里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宋氏令文嘉注云周禮王畿內千里二十分其一以爲近郊近郊五十里倍之爲遠郊迎王氣葢於近郊漢不設王畿則以其方數爲郊處故東郊八里南郊七里西郊九里北郊六里中郊在西南未地五里祭祀志云建武二年正月初制郊兆於雒陽城南七里依採元始中故事北郊在雒陽城北四里此又漢世南北郊之明據也今地祇準此至如三十里郊進乖鄭玄所引殷周二代之據退違漢魏所行故事凡邑外曰郊今計四郊各以郭門爲限里數依上禮朝拜日月皆於東西門外今日月之位去城東西路各三十竊又未審禮又云祭日於壇祭月於坎今計造如上禮儀志云立高禖祠于城南不云數里故今仍舊靈星本非禮事兆自漢初專爲祈田恒隸郡縣郊祀志云高祖五年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牲用大牢縣邑令長得祠晉祠令云郡縣國祠社稷先農縣又祠靈星此靈星在天下諸縣之明據也周公廟所以別在洛陽者葢緣姬旦創成洛邑故傳世洛陽崇祠不絕以彰厥庸夷齊廟者亦世爲洛陽界內神祠今竝移太常恐乖其本天下此類甚衆皆當部郡縣修理公私施之禱請竊惟太常所司郊廟神祇自有常限無宜臨時斟酌以意若遂爾妄營則不免淫祀二祠在太常在洛陽於國一也然貴在審本臣以庸蔽謬忝今職考括墳籍博采羣議既無異端謂粗可依據今玄冬務隙野聲人閑遷易郊壇二三爲便詔曰所上乃有明據但先朝置立已久且可從舊先是孝文於代都詔中書監高閭太常少卿陸琇幷公孫崇等十餘人修理金石及八音之器後崇爲太樂令乃上請尚書僕射高肇更共營理宣武詔芳共主之芳表以禮樂事

大不容輒決自非博延公卿廣集儒彦討論得失研窮是非無以垂之萬葉爲不朽之式被報聽許數旬之間頻頻三議于時朝士頗以崇專綜既久不應乖謬各嘿然無發論者芳乃探引經誥搜括舊文共相難質皆有明據以爲盈縮有差不合典式崇雖示相酬答而不會問意卒無以自通尚書依事述奏仍詔委芳別更考制於是學者彌歸宗焉芳以社稷無樹又上疏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爲繩以繞係社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大司徒職云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若松栢栗也此其一證也又小司徒封人職云掌設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鄭玄注云不言稷者王主於社稷社之細也此其二證也又論語曰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栢周人以栗是乃土地之所宜也此其三證也又白武通社稷所以有樹何也尊而識之也使人望見即敬之又所以表功也案此正解所以有樹之義了不論有之與無也此其四證也此云社稷所以有樹何然則稷亦有樹明矣又五經通義云天子太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有木者土主生萬物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此其五證也此最其丁寧備解有樹之意也又五經要義云社必樹之以木周禮司徒職曰班社而樹之各以土地所生尚書逸篇曰太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此其六證也此又太社及四方皆有樹別之明據也又見諸家禮圖社稷圖皆畫爲樹唯誠社稷無樹此其七證也雖辯有樹之據猶未正所殖之木案論語稱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便是世代不同而尚書逸篇則云太社惟松如此便以一代之中而立社各異也愚以爲宜殖

以松何以言之逸書云太社惟松今者薶松不慮失禮惟稷無成證稷乃社之細蓋亦不離松也宣武從之芳沈雅方正槩尚甚高經傳多通孝文尤器敬之動相顧訪太子恂之在東宮孝文欲爲納芳女芳辭以年貌非宜帝歎其謙慎帝更敕芳舉其宗女芳乃稱其族子長文之女孝文乃爲恂聘之與鄭懿女對爲左右孺子焉崔光於芳有中表之敬每事詢仰芳撰鄭玄所注周官儀禮音于寶所注周官音王肅所注尚書音何休所注公羊音范甯所注穀梁音韋昭所注國語音范華後漢書音各一卷辯類三卷徐州人地錄二十卷急就篇續注音義證三卷毛詩箋音義證十卷禮記義證十卷周官儀禮義證各五卷崔光表求以中書監讓芳宣武不許卒贈鎮東將軍徐州刺史謚文貞侯長子懌字祖欣雅有父風頗好文翰歷徐州別駕兗州左軍府長史司空諮議參軍屢爲行臺出使所歷皆有當官之稱轉通直散騎常侍徐州大中正行郢州事尋遷安南將軍大司農卿卒贈徐州刺史謚曰簡無子弟廞以第三子琰爲後廞字景興好學强立善事當世高肇之盛及清河王懌爲宰輔廞皆與其子姪交游靈太后臨朝又與太后兄子徃還相好太后令廞以詩賦授弟元吉稍遷光祿大夫孝武帝初除散騎常侍遷驃騎大將軍國子祭酒孝武於顯陽殿講孝經廞爲執經雖詶答論難未能精盡而風采音制足有可觀尋兼都官尚書又兼殿中尚書及孝武入關齊神武至洛貴廞誅之子隲字子昇少有風氣頗涉文史位徐州開府從事中郎父廞之死隲率勒鄉部赴兗州與刺史樊子鵠抗禦王師每戰流涕突陣城陷禽送晉陽齊神武矜而赦之文襄爲儀同開府以隲爲屬本州大中正轉中書舍人時與梁和通隲前後受敕對其使一十六人

爲司徒左長史卒贈南青州刺史欽弟毓位金紫光祿大夫毓子逖
逖字子長少聰敏好弋獵騎射以行樂爲事愛交游善戲謔齊文
襄以爲永安公浚開府行參軍逖遠離家鄉倦於羈旅發憤自勵
專精讀書晉陽都會之所覇朝人士攸集咸務於宴集逖在游宴
之中卷不離手遇有文集所未見者則終日諷誦或通夜不歸其
好學如此亦留心文藻頗工詩詠齊天保初行定陶縣令坐奸事
免十餘年不得調其姊爲任氏婦没入宮赦以賜魏收收所提攜
後爲開府參軍及文宣崩文士竝作挽歌楊遵彦擇之員外郎盧
思道用八首逖用二首餘人多者不過三四中書郎李愔戲逖曰
盧八問訊劉二逖銜之乾明元年兼員外散騎常侍使宋梁王蕭
莊還兼三公郎中武成時和士開寵要逖附之正授中書侍郎入
典機密時李愔獻賦言天保時中被讒逖摘其文奏曰誹謗先朝大
不敬武成怒大加鞭楚逖喜復前憾曰高挺兩下就鞭一百何如
呼劉二時尋兼散騎常侍聘陳使主逖欲獨擅文藻不願與文士
同行時黃門侍郎王松年妹夫盧士游性沈密逖求以爲副又逖
姊魏家者收時已放出逖因次欲嫁之士游不許逖恐事露亦不
逼焉遷給事黃門侍郎修國史加散騎常侍除假儀同三司聘周
使副二國始通禮儀未定逖與周朝議論往復斟酌古今事多合
禮兼文辭可觀甚得名與使還拜儀同三司及武成崩和士開欲
改元議者各異逖請爲武平私謂士開曰武平反爲明輔逖作此
以爲公士開悅而從之時士開爲衆口所排婁定遠同輔政逖遂
回附之使得西貨悉以餉定遠定遠外雖逖不自安又陰結斛律
明月胡長仁以自固士開知之未甚信忽於明月門巷逢之彌以
爲實初逖名宦未達時欲事祖珽珽未原謂人曰我言彭城楚子

應有氣俠唯將崔季舒詩示人殊乖氣望遜乃爲弟娶斑女遂成密好斑之將訴趙彥深和士開也先與遜謀遜乃告二人故二人得爲之計斑被黜令弟出其妻及是遜解士開所嫌尋出爲仁州刺史斑乃要行臺尚書盧潛陷遜許潛重遷潛曰如此事吾不爲也更戒遜而護之後被徵還待詔文林館重除散騎常侍奏門下事未幾與崔季舒等同戮時年四十九所制文筆三十卷子逸人懋字仲華祖泰之父承伯仕宋並有名位懋聰敏好學博綜經史善草隸書識奇字宣武初入朝位尚書外兵郎中芳甚重之凡所撰朝廷軌儀皆與參量尚書博議懋與殿中郎袁翻常爲議主達於從政臺中疑事咸所訪決尚書李平與結莫逆遷步兵校尉領郎中兼東宮中舍人轉員外常侍鎮遠將軍領考功郎中立考課之科明黜陟之法甚有條貫孝昭初大軍攻硤石懋爲李平行臺郎中城拔懋頗有功太傅清河王懌愛其風雅常目而送之曰劉生堂堂搢紳領袖若天假之年必爲魏朝宰輔詔懋與諸才學之士撰成儀令懌爲宰相積年禮懋尤重令諸子師之遷太尉司馬熙平二年冬暴病卒家甚清貧亡之日徒四壁而已太傅懌及當時才俊莫不痛惜之贈持節前將軍南泰州刺史謚曰宣簡懋詩誄賦頌及文筆見稱於時又撰諸器物造作之始十五卷名曰物祖

常爽字仕明河內溫人魏太常卿林六世孫也祖珍符堅南安太守因世亂遂居涼州父坦乞伏世鎮遠將軍大夏鎮將顯美侯爽少而聰敏嚴正有志槩雖家人僮隸未嘗見其寬誕之容篤志好學博聞強識明習緯候五經百家多所研綜州郡禮命皆不就武

成西征涼土爽與兄士國歸款軍門武成嘉之賜土國爵五品顯美男爽爲六品拜宣威將軍是時戎車屢駕征伐爲事貴游子弟未遑學術爽置館温水之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京師學業翕然復興爽立訓甚有勸罰之科弟子之事若嚴君焉尚書左僕射元贊平原太守司馬眞安著作郎程靈虬皆是爽教所就崔浩高允並稱爽之嚴教奬勵有方允曰文翁柔勝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其爲通識歎服如此因教授之暇述六經略注以廣制作甚有條貫其序曰傳稱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仁義者人之性也經典者身之文也皆以陶鑄人情啓悟耳目未有不由學而能成其器不由習而能利其業是故孝路勇士也服道以成忠烈之槩寧越庸夫也講藝以

全高尚之節蓋所由者習也所因者本也本立而道生身文而德備焉昔者先王之訓天下也莫不導以詩書教以禮樂移其風俗和其人民故恭儉莊敬而不煩者教深於禮也廣博易良而不奢者教深於樂也温柔敦厚而不愚者教深於詩也疏通知遠而不誣者教深於書也潔靜精微而不賊者教深於易也屬辭比事而不亂者教深於春秋也夫樂以和神詩以正言禮以明體書以廣聽春秋以斷事五者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易爲之源故曰易不可見則乾坤其幾乎息矣由是言之六經者先王之遺烈聖人之盛事也安可不游心寓目習性文身哉頃因暇日屬意藝林略傳所聞討論其本名曰六經略注以訓門徒焉其略注行於世爽不事王侯獨守閒靜講肄經典二十餘年時號爲儒林先生年六十三卒於家子文通歷官至鎮西司馬南天水太守西翼校尉文通子景

景字永昌少聰敏初讀論語毛詩一受便覽及長有才思雅好文
章廷尉公孫良舉爲協律博士孝文親得其名既而用之爲門下
錄事正始初招尚書門下於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敕景參議
宣武季舅護軍將軍高顯卒其兄右僕射肇託景及尚書邢巒幷
州刺史高聰通直郎徐紇各作碑銘竝以呈御帝悉付侍中崔光
簡之光奏景名位乃處諸人之下文出諸人之上遂以景文刊石
肇尚平陽公主未幾主薨肇欲使公主家令居廬制服已付學官
議正施行尚書又以訪景景以婦人無專國之理家令不得有純
臣之義乃執議曰喪紀之本實稱物以立情輕重所因亦緣情以
制禮雖理關盛衰事經今古而制作之本降殺之宜其實一焉是
故臣之爲君所以資敬而崇重爲君母妻所以從服而制義然而
諸侯大夫之爲君者謂其有地土有吏屬無服文者言其非世爵
也今王姬降適雖加爵命事非君邑理異列土何者諸王開國備
立臣吏生有趨奉之勤死盡致喪之禮而公主家令唯有一人其
丞已下命之屬官既無接事之儀實關爲臣之體原夫公主之貴
所以立家令者蓋以主之內事脫須關外理無自達必也因人然
則家令唯通內外之職及典主家之事耳無關君臣之理名義之
分也由是推之家令不得爲純臣公主不得爲正君明矣且女人
之爲君男子之爲臣古禮所不載先朝所未議而四門博士裴道
廣孫榮又等以公主爲之君以家令爲之臣制服以斬乖繆彌甚
又張虛景吾難驎等不推君臣之分不尋制服之情猶同其議準
母制齊求之名實理未爲允竊謂公主之爵既非食菜之君家令
之官又無純臣之式若附如母則悖義罔施若準小君則從服無
據案如經禮事無成文卽之愚見謂不應服朝廷從之景滯滯門

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楊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景在樞密十有餘年爲侍中崔光盧和游肇元暉尤所知賞累遷積射將軍給事中延昌初東宮建兼太子屯騎校尉錄事皆如故受敕撰門下詔書凡四十卷尚書元萇出爲安西將軍雍州刺史請景爲司馬以景階次不及除錄事參軍襄威將軍帶長安令甚有惠政人吏稱之先是太常劉芳與景等撰朝令未及班行別典儀注多所草創未成芳卒景纂成其事及宣武崩召景赴京還修儀注拜謁者僕射加寧遠將軍又以本官兼中書舍人後授步兵校尉仍舍人又敕撰太和之後朝儀已施行者凡五十餘卷時靈太后詔依漢世陰鄧二后故事親奉廟祀與帝交獻景乃據正以定儀注朝廷是之正光初除龍驤將軍中散大夫舍人如[illegible]明帝行講學之禮於國子寺司徒崔光執經敕景與董紹張徹馮元興王延業鄭伯猷等俱爲錄義事畢又行釋奠之禮並詔百官作釋奠詩以景作爲美是年九月蠕蠕王阿那瓌歸朝廷疑其位次高陽王雍訪景曰昔咸寧中南單于來朝晉世處之王公特進之下今日爲班宜在蕃王儀同三司之間雍從之朝廷典章疑而不決則時訪景而行初平齊之後光祿大夫高聰徙於北京中書監高允爲之聘妻給其資宅聰後爲允立碑銘云吾以此文報德足矣豫州刺史常珍奇以未盡其美景尚允才器先爲遺德頌司徒崔光聞而觀之尋味良久乃云高光祿平日每稱其文自許報允之德今見常生此頌高氏不得獨擅其美也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受詔議定服章敕景參修其事尋進號冠軍將軍阿那瓌之還國也境上遷延仍陳窘乏遣尚書左丞元孚奉詔振恤阿那瓌執孚過柔玄奔於漠北遣尚書令

李崇御史中尉兼右僕射元纂追討不及乃令景出塞經毳山臨瀚海宣敕勒衆而返景經涉山水悵然懷古乃擬劉琨扶風歌十二首進號征虜將軍孝昌初給事黃門侍郎尋除左將軍太府少卿仍舍人直辭少卿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將軍如故徐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梁武遣其豫章王蕭綜入據彭城時安豐王延明爲大都督大行臺率臨淮王彧等衆軍討之既而蕭綜降附徐州清復遣景兼尚書持節馳與行臺都督觀機部分景經洛汭乃作銘焉是時尚書令蕭寶寅都督崔延伯都督北海王顥都督車騎將軍元恒芝等並各出討詔景詣軍宣旨勞問還以本將軍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仍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防遏又以頃來差兵不盡强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明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敕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險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山中險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嶺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冗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落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別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四州行臺賊既南出鈔略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王孫念恒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真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

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國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眞洛周率衆南趨范陽景與延年及榮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永安初詔復本官兼黃門侍郎又攝著作固辭不就二年除中軍將軍正黃門先景參議正光壬子曆至是賜爵高陽子元顥內逼莊帝北巡景與侍中大司馬安豐王延明在禁中詔諸親賓乃安慰京師顥入洛景乃居本位莊帝還宮解黃門普泰初除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秘書監以預詔命之勤封濮陽縣子後以例追永熙二年監議事景自少及老恒居事任清儉自守不營產業至於衣食取濟而已耽好經史愛翫文詞若遇新異之書殷勤求訪或復質買不問價之貴賤必以得爲期友人刀兵每謂曰卿清德自居不事家業雖儉約可尚將何以自濟也吾恐摯太常方餒於栢谷耳遂與衛將軍羊深矜其所乏乃率刀雙司馬彥邕李諧畢祖彥畢義顯等各出錢千文而爲買馬焉天平初遷鄴是時詔下三日戶四十萬狼狽就道收百官馬尚書丞郎已下非陪從者盡乘驢齊神武以景清貧特給車牛四乘妻孥方得達鄴後除儀同三司仍本將軍武定六年以老疾去官詔特給右光祿事力終其身八年薨景善與人交終始若一其游處者皆服其深遠之度未曾見其矜忝之心好飲酒澹於營利自得懷抱不事權門性和厚恭愼每讀書見韋弦之事深薄之危乃圖古昔可以鑒戒指事爲象讚而述之曰周雅云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有朝隱大夫鑒戒斯文乃煬焉而懼曰夫道喪則性傾利重則身輕是故乘和體遜式銘方冊防微愼獨載象丹青

信哉辭人之賦文晦而理明仰瞻高天聽卑視諦俯測厚地岳峻川淳誰其戴之不私不畏誰其踐之不陷不墜故善惡是徵物罔同異論亢匪夕人咸敬忌嗟乎唯地厚矣尚亦競競浩浩名位孰識其親搏之弗得聆之無聞故有戒於顯而隱於微好爵是冒聲奢是基身陷於祿利言溺於是非或求欲而未厭或知足而不辭是故位高而勢逾迫正立而邪逾欹安有位極而危不萃邪榮而正不彫故悔多於地厚禍甚於天高夫悔未結誰肯曲躬夫禍未加誰肯累足固機發而後思圖車覆而後改蹐悔之無及故筴兎失穴思之在後故逆鱗易觸君子則不然體舒則懷卷視溺則思濟原夫人闕之度邈於無階之天勢位之危深於不測之地餌厚而躬不競爵降而心不係守善於已成懼愆於未敗雖盈而戒沖通而慮滯以知命爲選齡以樂天爲大惠以戢智而從時以懷愚而游世曲躬焉累足焉苟行之書已決矣猶夜則思其計誦之口亦明矣故心必賞其契故能不同不誘而弭謗於羣小無毀無譽高以據榮見直道可以修已欲專道以邀聲夫去聲然後聲可立於道之所宣慮危然後安可固豈假道之所全是以君子鑒恃道不可以流聲故去聲而懷道鑒專道不可以守勢故去勢以崇道何者履道雖高不得無亢求聲雖道不得無悔然則聲奢繁則寔儉彫功業進則身跡退如此則精靈遂越憍侈自親情與道絕事與勢隣方欲役思以持勢乘勢以求津故利慾誘其性禍難嬰其身利慾交則幽顯以之變禍難搆則智術無所陳若然者雖糜

爵帝局焉得而寧之雖結珮皇廷焉得而榮之故身道未究而崇邪之徑已形成功未立而修正之術已生福祿交蹇於人事屯難頓萃於時情忠介剖心於白日耿節沉骨於幽靈因斯愚智之所機倚伏之所係全亡之所依其在遜順而已哉嗚呼鑒之嗚呼鑒之景所著述數百篇見行於世刪正晉司空張華博物志及撰儒林列女傳各數十篇云長子昶少學識有文才早卒昶弟彪之永安中司空行參軍

論曰古人云才未半古功已過之王肅流寓之士見之一面榮任赫然寄同舊列雖器業自致抑亦逢時之所致焉劉芳矯然特立沈深好古博通洽識爲世儒宗懋才流識學見重於世不虛然也常爽以儒素見著稱景以文義見宗美乎

北史卷四十　列傳第三十　終

亞川屯鳳凰氏圖書館